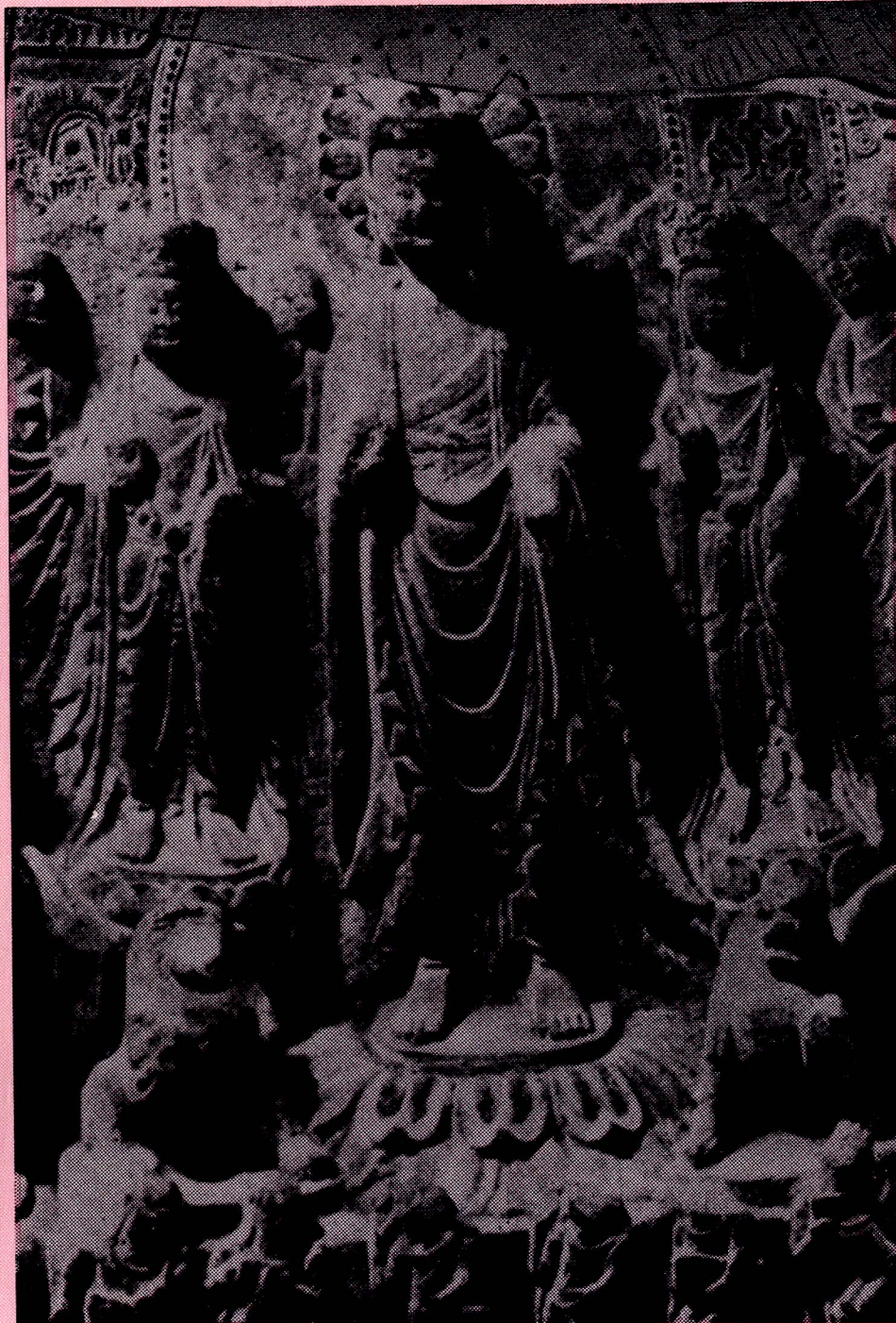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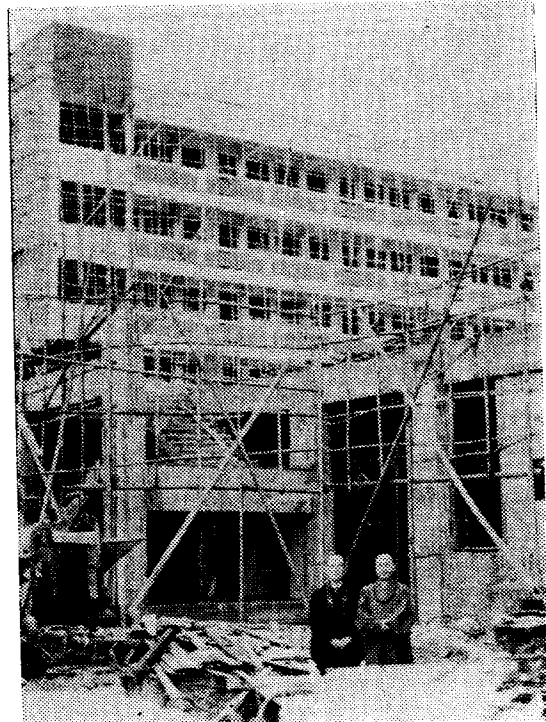


内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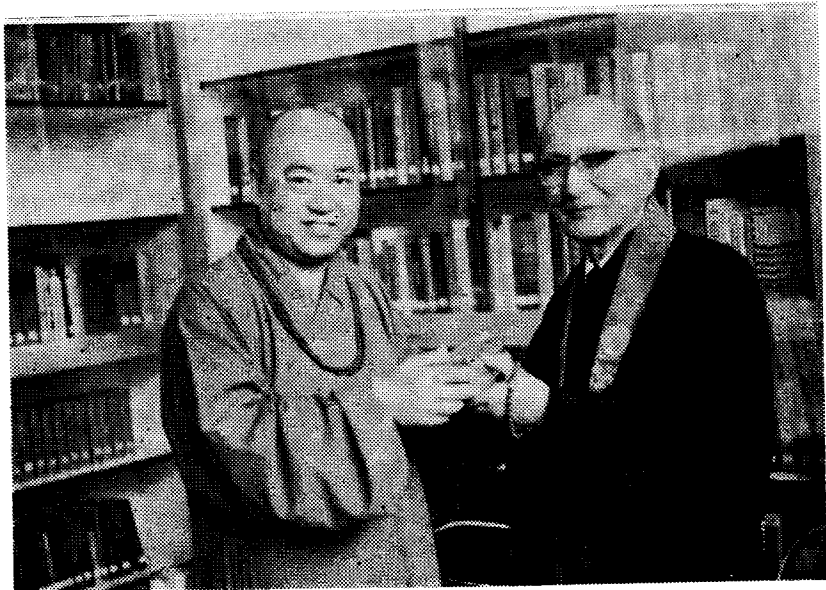


# 日僧麻布照海上人參觀各新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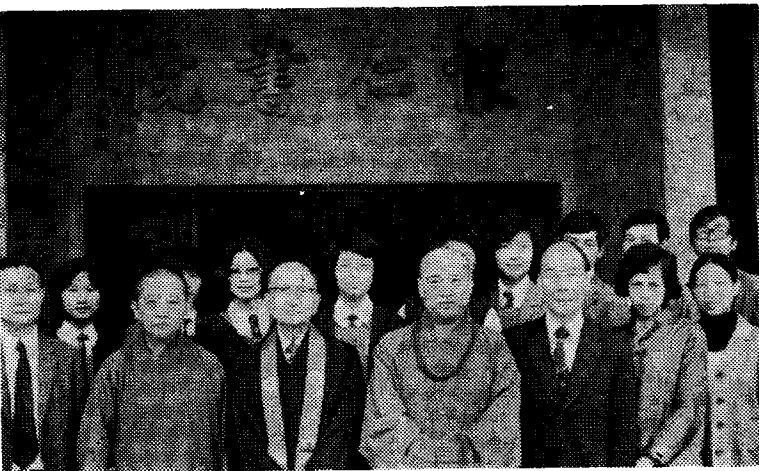
VISITS TO NEW SCHOOL PREMISES BY REV. SHOKAI AZABU, GENERAL SECRETARY, JAPAN BUDDHIST FEDE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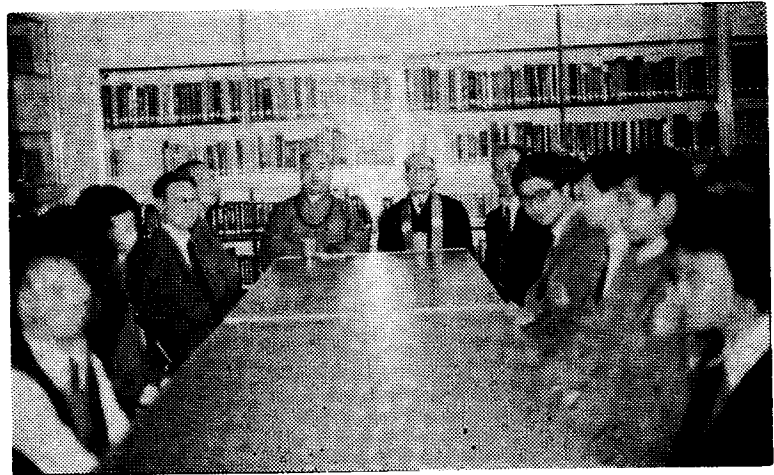
↑ 參觀新建劉金龍女子中學校舍。  
Visit to the new premises of Madam Lau Kam Lung Secondary School of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 洗塵法師贈和尚鞋與麻布照海上人。  
A token of monk's sandals to Rev. Shokai Azabu from Rev. Sik Sai Ch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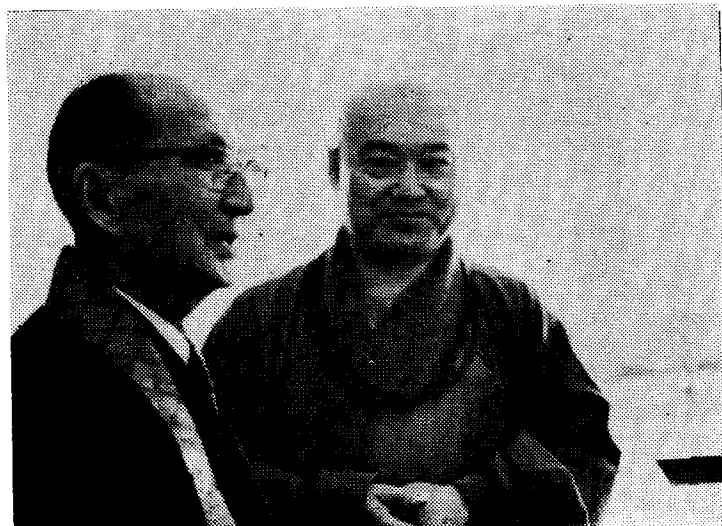
↑ 參觀能仁書院新校留影。  
Visit to Hong Kong Buddhist College at Laichikok Road.



↑ 麻布照海上人在能仁書院新圖書室與學生座談。  
Rev. Shokai Azabu's friendly discussion with undergraduates at the new Library of Hong Kong Buddhist College.



↑ 參觀能仁書院新實驗室。  
Visit to the new Laboratory of Hong Kong Buddhist College.



↑ 寒暄投契，賓主相歡。  
To the delight of both host and guest.

# 內明月刊目錄

隋·賓陽南洞本尊石像	封面
日僧空海大師畫像繫傳	鄭壽彭 4
大乘起信論講記(四)	敏智講 6
畧述白隱禪風	沈懷宗 10
論前五識與六識的關係	顏佩蘭 11
學禪室隨筆	姜渭水 13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廿二)	慧光居士 15
談仁	釋廣仁 19
閱經隨筆	佛照樓主 21
哲學的綜合研究與中西哲學的比較(上)	褚柏思 23
散文的深度·廣度·密度及其他(下)	丁平 28
叔本華批判(上)	胡信田 32
讀大般若句	樵翁 37
心雨記	胡猛浪 38
生命在你手	慧千 12
烽火黎明(三)	榮榮 39
佛教能仁書院詩課	李銓漢等 43
大尖山記勝	呂清泉 44
佛教慈濟中醫贈診所七三年度收支概況	來稿 45
內明通訊	敏智 47
教界簡訊	本社 48
梵文學習法	淨海編著 50

社 長 釋 敏 智  
 督 印 人 釋 洗 塵  
 發 行 人 釋 金 山  
 編 輯 本 刊 編 委 會  
 會 機 · 惟 誠 · 智 慧  
 出 版 者 內 明 雜 誌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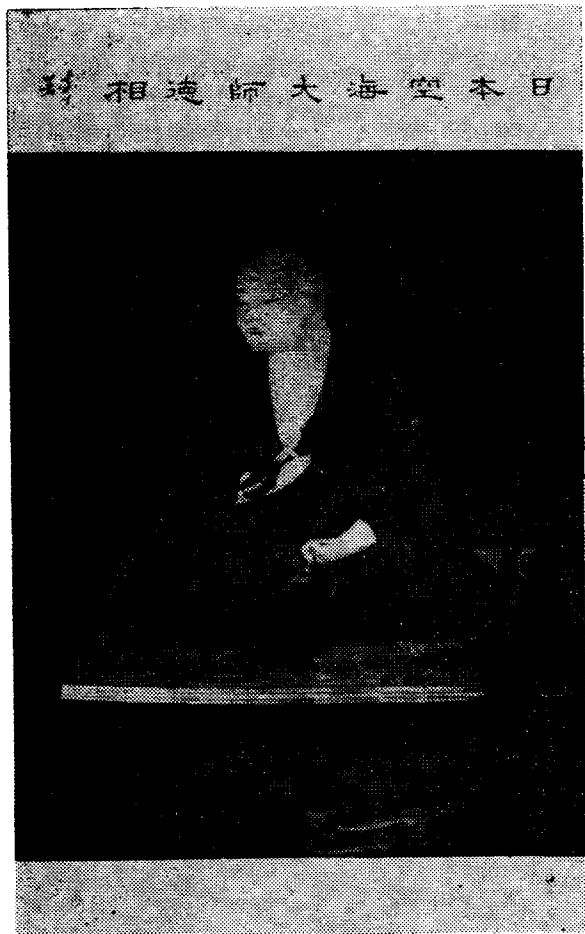
## 本刊流通處

- 一、星加坡南洋佛學書局隆根法師
- 二、菲律賓大馬尼拉信願寺
- 三、加拿大誠祥法師
- 四、美國佛教會樂渡、達成法師
- 五、台北新店佛聲法師
- 六、日本蓮心院清度法師
- 七、印度悟謙法師
- 八、泰國中華佛學研究社
- 九、香港佛經流通處

佛元2518 中華民國六三年四月八日出版  
 西元一九七四年  
 社址：香港新界荃灣九咪半弘法精舍  
 WANG FAT CHING SHE.  
 Add.: 9½ Mile, Castle Peak Rd.,  
 Tsuenwan, N.T. Hong Kong.  
 承印：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5-711654

# 日僧空海大師 畫像繫傳

■ 鄭壽彭



空海大師灌頂法號爲遍照金剛，俗姓佐伯直，讚岐國多度郡（今四國香川縣善通寺）人也。父田公，母阿刀氏，大師生於日本寶龜五年，即我唐大曆九年（西元七七四），不空國師圓寂之歲，其後入唐受學於惠果國師，故東土有不空三藏後身之說，師幼而穎慧，有神童之稱，延曆七年入奈良，年十五受論語、經史；兼習詞章於外舅阿刀大足，十八入太學，入明經科，讀毛詩、尚書、左傳，博覽經史，尤喜佛書，著「聾瞽指歸」，及冠，從日三論名僧勤操落髮，受「虛空藏求聞持法」，延曆十四年（七九五），受具戒於奈良東大寺戒壇院，以勤操爲得戒大和尚，受戒佛前誓曰：「我入佛道，每求知要，三乘十二別部，心中有疑，未以爲決。仰願諸佛，示我至極。」因得「大日經」於久米寺塔下，雖殫精讀誦，仍未全解，爰有入唐請益之志。年二十四，著「三教指歸」三卷，仿子虛、上林之體，論儒佛老之旨趣，其假名乞兒，卽以自況，而爲佛教張目者，其後，從事於俱舍、成實、法相、三論、法華等經論之研究，努力於唐音漢籍之學習。延曆二十三年（八〇四），隨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受命西渡，與遠學僧最澄同行，五月十二日由難波津解纜，遇颶，飄抵福州長溪縣（按今福建之福甯

府屬)赤岸鎮海口，時八月十日也。大師乃代大使上福州觀察使書，措詞典雅，刺史閻濟美閱之感動，因開船存問，給資糧，貸楹屋，並奏取行止，勅至，准溯閩江向長安，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上都長樂驛，時唐德宗貞元二十年也(八〇四)。次年二月，大使東歸，勅准大師留學，居名刹西明寺日本前留學僧永忠和尚故址，大師以夙研大日等經之故，且時際密教興隆，特為傾慕，乃訪擇師依，五月下旬謁不空國師入室弟子之惠果阿闍黎於青龍寺東塔院(今長安西南郊外祭台村之石佛寺)，和尚乍見，喜云：先知汝來，相待久矣，報命欲竭，無人付法。六月上旬，入學法灌頂壇。是日臨大悲胎藏大曼荼羅，如法投花，中於大日如來，果公讚曰：「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即沐五部灌頂，受三密加持。自是，受胎藏之梵字儀軌，學諸尊之瑜伽觀智。七月上旬，更臨金剛界大曼荼羅，重授五部灌頂，投花着中如前，果公驚歎無既，八月上旬受阿闍黎灌頂，為時僅及三月，竟畢「受明」「傳法」兩種灌頂，妒者欲阻不獲。果公以真言密藏，經疏隱密，不假圖像，不能相傳，乃喚供奉丹青李真等十餘人，圖繪胎藏金剛界等，大曼荼羅等十鋪；兼集經生二十餘人，書寫金剛頂等最上乘密藏經；又喚供奉

鑄博士楊忠信，新造道具十五事。因告大師曰：「吾昔髫齡之時，初見(不空)三藏，偏憐如子，入內歸寺，如影不離。竊告之曰：汝有密藏之器，努力努力。兩部大法，秘密印契，因茲學得矣……今此土緣盡，不能久住，宜將此兩部大曼荼羅，一百餘部金剛乘法，及三藏轉付之物，並供養之具等，請歸本鄉，流傳海外……以奉國家，流布天下，增蒼生福，則四海泰、萬人樂，是則報佛恩師德——忠於國、孝於家也。義明供奉弘法於禹域，汝其行矣，傳之東國，努力努力！」復告門人曰：「日本沙門空海，來求聖教，以兩部秘奧壇儀印契，漢梵無差，悉受於心，猶如瀉瓶。」果公寂於永貞元年(八〇五)十二月十五日，元和元年(八〇六)正月十七日葬於孟龍村龍泉大師塔側，會葬者千餘人，大師受推撰碑。會昌佛劫，真言密教，禹域式微，隆於扶桑，瀉瓶之誨，若合符節。

初，大師於受學果公之餘，兼學梵文於同寺之曇貞和尚。方大師之歸也，乃贈以所譯經並梵夾三口謂：「今欲乘桴東海，無緣，志願不遂。我所譯新華嚴六波羅密經及斯梵夾，將去供養，伏願結緣彼國，拔濟之元。」又嘗學書於韓方明，拾雀頭筆而用長鋒，變六朝初唐之風而做顏真

卿體。並研究筆墨之製法，傳於東土。蒐羅內外典籍，法書器物。始期以留學二十年，既得法，且遵果公命欲早日歸國，適遭唐判官高階遠成等舟至，因上書請歸，素所交遊縑素，贈詩惜別者，有曇清，鴻漸，朱千乘，朱少端、鄭壬等，憲宗元和元年八月離長安，十月抵博多，時日本大同元年，師已三十三歲矣。旋表上請來經等目錄，計新譯經等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梵字真言讚等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論疏章等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佛菩薩金剛飛天等像，法曼荼羅，三昧耶曼荼羅，並傳法阿闍黎等影共十鋪，道具九種，阿闍黎付囑物十三種。後受四朝天皇寵遇，開高野山，賜東寺，任少僧都，為日本建壇修法五十一度。前後授灌頂者數萬人，日真言宗自是創立，仁明永和二年(八三五)示寂，壽六十二，清和貞觀六年(八六四)贈大僧正法印大和尚，延喜二十一年(九二一)加諡號弘法大師。迄今日本真言宗有寺萬二千餘，住職七千九百人，宣教所千六百餘，均奉大師為高祖，聲勢之盛，淨土真宗之外，無有出其右者。

此像乃日本佛子諦圓，繪於昭和九年(一九三四)春，作為供養紀念，後由高野山管長贈與石井家為家寶之物。余偶得之於臺垣，畫面已如鱗片，因懼異國聖僧法像之湮沒，爰重裱以為供養。讚曰：智慧峰高 菩提月澈 身亡道盛 世舊名新 法水東流 兆預瀉瓶 既味吾道 兼憶其人

# 大乘起信論講記 (四)

敏智法師講  
大成居士筆錄

## 第四章 釋大乘法義

### 甲初、總標

「已說立義分。次說解說分。解說分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顯示正義。二者對治邪執。三者分別發趣道相」。

馬鳴菩薩造論，以簡練文字建立大乘之義，只說明大乘之義即衆生心，換言之亦不外乎法與義二種道理。如上所述，闡義既簡更須詳釋，故說解釋分。

「顯示正義」。正義不彰，邪義乃顯。正義之真正義意，卽爲「究竟道理」。大乘法爲最究竟，除此以外卽屬方便，故此論第一先闡發大乘正義道理。

「對治邪執」。邪與正相對，世人妄想，煩惱太多，由妄想、煩惱而生邪執。邪執多卽不能見到正義，故本論第二卽對治邪執。

「分別發趣道相」。正義既顯，邪執當然不待對治而自對治。邪執既治，當然發心修行。發治就是修行的意思（唐譯發趣道相爲修行道相）。修行上進，直到達成佛果爲止。

### 甲二、別解；

#### 乙初、顯示正義

#### 丙初、總顯

「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兩種門。云何爲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

太虛大師云：「一心法」之「一」字有二解：一、「一切一心」卽一切衆生平等無二。二、「一一一心」就是徧在如來衆、

菩薩衆、獨覺衆、聲聞衆之四衆，及徧在胎卵濕化之四生衆生。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依此一心法則有二門。門者可入可行，亦卽由二門中了解大乘正義道理。

「一者心真如門」。心真如卽如來藏心，含二種義。「真體絕相」，一切衆生平等無二，無染無淨，非生非滅，平等一味，無有差別，因爲心真如體無相可見故。

「二者心生滅門」。卽隨緣生種種法，雖生諸法而性不動，以不動故有染淨成。心真如爲淨，卽體。而心生滅則爲相、用爲染，故一心中既有淨又有染。隨染則流轉生死，還淨則證涅槃。不但心法是如此，卽一切物莫不皆然。凡物皆有兩面，有醜的一面，亦有美的一面，一心有二門卽同此義。

「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心既有真假兩面，故「真如」與生滅互攝，有爲無爲、有漏無漏、各別總攝一切法。同時真如爲體，由體起用，而心生滅則爲相用。相不離體，離則無相，於是二心彼此相攝，卽真顯俗，卽俗顯真、真不離俗、俗不離真。蘇軾云：「山色無非清淨身，溪聲盡是廣長舌」。由此可證真不離俗，俗不離真之義。

唯識有三自性：「徧計執性」，徧計一切萬法，皆有實體，實則萬法皆由緣生，虛假不實。最壞者卽徧計執性。妄幻雖有，實際則空。亦有亦空，乃爲中道。如一根草，以形相觀，似乎有相，但其體則空，亦空亦假，亦可云非空非假，卽中道義。善修行者飢來吃飯，睏來眠，無是非，無煩惱，一切空空如也，悠悠自在。真中有假，真亦假；假中有真，假亦真，是以此二種心皆各總攝一切法。一切法不離心。真如爲一切法的本體。生滅則爲一切法的差別相，互攝互融，無有障礙。問曰：「此義云何？」答曰：「因爲二種心不能相離」。真如門能總攝一切法，生滅門也能總攝一切法，所謂一切法者，卽雜染法、清淨法、世間法，

出世間法。因爲二門有不離道理，故能各各總攝一切法。

## 丙二、心真如門

### 丁初、離言真如

「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遺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爲真如。問曰。若如是義者。諸眾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爲得入。」

一法界，「一」爲數目之始，一切從一而生，平等不二，「法界」。在華嚴經中分爲四種：一、理法界，二、事法界，三、事理無礙法界，四、事事無礙法界。「界」之義有二：一、爲「類」法，一爲「因」法。法有各類各類的不同，如五蘊法，前一爲色法，後四爲心法。所謂五蘊，色、受、想、行、識不過色心二法。法有大有小，大中還有大，小中還有小，大到最大稱法界，小到最小的稱極微剎那心，最大的法界徧一切處，一味平等，亦名理法界。種種的色法稱事法界。不管理法界事法界，皆以「類」性而建立。眞法界乃指理法界而言，「因」義即種子義。約有二義。一、有漏雜染因，即有漏種子。二、無漏法種，能爲出世法的因，衆生所以可成佛證解脫，就是有無漏種子爲因的緣故。

一法界、大總相、意即包括無量法，心真如就是一法界的大總相法門體。而心真如無生無滅，一切法皆依此而生。空空無相，微妙不可思議。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也。「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別無一切境界之相」。眞如既無一切相，然則何以有種種諸法差別相出現呢？

要知一切諸法由於妄想煩惱心生，有妄念就有差別，譬如流水，在人天鬼道魚類看來，各有差別。衆生妄念，各各不同，而所見亦有種種差別。以妄生妄，孰知因緣生法，一切幻化。四聖六凡雖各不同，亦由妄心而起。唯識有因緣變及分別變，因而循環六道，無妄念則無一切境界。

「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

如上所講，將一心法開二種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本節所講爲離言真如。眞如體無形無相，非言語所能表達。唯識講三自性：指圓成實性，徧計執性皆有中道義。圓成實性，即二空眞如，眞空妙有。空即非有，有即非無，非有非無，即中道義。徧計執性，在衆生妄情中認以爲有，其實則空，亦空亦有，亦屬中道。今講依他起性，則爲幻有，實亦屬空，有則非空，空者非有，非有非空，亦是中道。三種自性各具中道。依他起者，其中「他」字指緣生義。一切法皆依緣而生。依他起者，即由因緣而生。

論文中「是故」二字實含斷定之義，一切法從本已來，起於妄念，妄念既除，即得自在，不障不碍，隨遇而安。於是乃下一斷語曰「是故」一切法皆非言語所能表達，因爲言語是假非眞。在眞如體上沒有言說相，故曰離於言說，因有言說，即有詮表。眞如既無言說，何有詮表？眞如無詮表，故無言說。

「離名字相」。名爲假名。有形相方可立名，若無形相，從何立名？所以眞如體上離名字相，反過來講，若有言說，有名字，即落形相，即非眞如。

「離心緣相」。謂心行處滅。無言說，無名字。若以心緣是否能緣得眞如呢？心緣亦無法緣得，因爲眞如非可緣故。一切衆生非心爲心。衆生妄心有過去、現在、未來。而眞如則無，心無可緣，畢竟平等。有生即有滅，是爲變異法。眞如無生相、無滅相，故無變異。有變異者即可破、可壞、可增、可減。無變異者怎能破壞，怎能增減呢？

「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謂「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禪宗於日常飲茶、食物、禮貌、應對之間悟道，即悟一心更無他妙。唐韓愈亦以遭禪師冷落，終因侍者擊案聲而得到「入處」。先以靜動，後以智拔，所以禪宗微言一句，可以使人得到無窮不可思議的利益。

「言真如者亦無有相」。真如既離言說、離名字、離心緣，何以又說「一心」即是真如呢？要知道：「一切言說、名字都是幻化，是假非真，統由妄念而起，毫不可得，真如無相，何假言說，故曰：「言真如者亦無有相」。

「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佛法方便，以言遣言。禪宗以聲止聲，無此一聲即不能止一切聲。真如一名在言說方面已至極點，真如極言，遣去他言。唯遣言說，非遣真如。何以故？

「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真如之體本無可遣，以一切法皆真故。法既真，究遣何法？既無可遣，當有可立，亦無可立，因為法法皆同真如。然則立何法呢？以俗諦望真諦，俗依真起，以真諦望俗諦，真由俗顯。真不離俗，真即是俗，俗即是真，既不可遣亦不可立。

「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爲真如。」不可說不可念之處就是真如。到不可說時，由他不可說，到不可念時由他不可念，此即真如。

「問曰：若如是義者，諸衆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入。」其意，假如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由他不可說不可念。無可念無可說，則一切衆生又怎樣能趨向真如、隨順真如、而得悟入真如理呢？

「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爲得入。」

雖說雖念，究其實在，則無能所，說即無說，念即無念，無說而說，名曰離說，無念而念，名爲離念，離於斷見，即無說故，即無念故離於常見。於一念間離於斷常，見無二法，又怎能說不順中道，不順法性呢？況於說念中觀此若說若念，無能無所。雖未無說而順於無說，雖未無念而順於無念。既順無說，既順無

念，不是隨順，又是什麼？能如此觀則爲正觀，不如此觀則爲邪觀，久久觀之，則能契入。

十地論云：「智者智行處」。又華嚴經云：「甚深眞法性，妙智隨順入」。由此可以知道一切衆生，對於真如怎麼能不契入呢？

## 丁二、依言真如

「復次此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云何爲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

真如的眞理既不可說不可念，但在不可說不可念中又說可說可念，豈非前後矛盾？不可隨言固執，於無執見上生起種種執見，前就離言，今就依言，一離言，一依言，怎能併爲一談呢？眞如之理，依言說分別，約有二種：一曰如實空，二曰如實不空。如實空就是說眞如體空離妄染法。所謂空，就是空去妄念道理，並非眞如體亦空無所有。中邊論云：無能取所取有，有能取所取無，是名空相故。如實不空即指如來藏，具無量性功德意思。不空有二：一有自體，妄法無體與妄法不同。一具無量功德。一物二面：一面空，一面不空；空者是就法體而言，因為法體空無相故，不空乃就相而言，因有無漏性功德故。有一分煩惱，即有一分功德，衆生有無量煩惱，至成佛果，則有無量功德。一則有無量煩惱，一則有無量功德，諸佛與衆生，又豈能合併而論呢？

「所言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

所謂空的道理，就是不與一切染法相應。離去染法，就是空的道理，心經說：無智無得，不垢不淨。就是說明一切法空。離開一切法差別的相，因為染法由虛妄心生，若無虛妄心念，染法當然就不能存在了。

「當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



真如自性，平等平等，無有差別。如果有了差別，就不是真如本體了，因為真如離四句絕百非，那裏還有差別呢？反過來講，如果真如不是離四句絕百非的話，那還能成爲真如嗎？

「非有相，非無相」。真如是有相嗎？真如非有相。真如既不是有相，那麼就是無相，可以不可以呢？有相既無，無相亦非無，有無相對，有有方有無，無有亦無，有無既立，無以名之曰：「非有相非無相」。衆生如不了解，就執雙非爲真如了。遂又破之云：「非非有非非無」。衆生又生執云。雙非如果存在，有無隨而喪失。雙非若非，則有無豈不仍然存在？這又不然。我非汝雙非，因而說非非。並不是准許汝執雙是。怎麼可以執雙是以爲法體呢？遂又進而破云：「非有無俱相」。要知道執亦有亦無，亦是妄執，凡有所執，皆不能與真如法體相契合。

第二「四句」則以「一異」分。一者非二，真如既屬「有無俱非」。然則真如是不是唯一無二呢？因真如無相可見，故曰「非一」。然則「非一必二」矣。要知道既無一，何來二？故曰「非異」（異即二）。換言之，若用「一異」視真如，那就無法與真如相契合了。「非一相」爲第一句，「非異相」爲第二句。如有一、二，即有生滅，真如無生滅，故無一、異、之相。第三句爲「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這是說：「非一、非異，皆應非去」，上非字爲動詞。（意即否定）。非一非異各加一非，意即非一非異，皆應遣除。要知道雙非若存，一、異皆失，雙非若非，「一、異、俱在」。一面有一，一面有異，怎能稱爲不是呢？最後一句曰「非一異俱相」，故真如既不是有無相，亦不是一異相。離開有、無、一、異、相，這才真正能顯出真如本體。

「乃至總說，依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爲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

真如既非有、無，又非一、異，實乃無相可得。「總說」者概括而說也。由妄想心生分別念，前生後滅，念念相續，由分別念生分別見。若離分別，實無一物，也無物可空。所謂空者，空去妄念，空去分別。「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從此可以知道，妄想心一空，才得證契真如，否則無法契悟真如。一切皆無，

一切皆空，乃是本來面目，所以無一物可空。

「所言不空者。已顯法體空無妄故，即是真心，常恆不變，淨法滿足，則名不空。亦無有相可取。以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

馬鳴菩薩將一心分真如、生滅二門。先解「離言真如」無有可說，次說「依言真如」，又分空與不空，以見心體上之妙用。

所謂「不空」者，應知即是真如體，本來不空，由虛妄心生有、無、一、異之相，有、無原是雜染的染污法。衆生日日處在妄念之中，無時能離，妄念熾盛，無法清涼自在。能夠清涼自在，才可心安理得。不過論中既說空又說不空，豈非自相矛盾？實則不然。上面所言空者，空去妄想，空去煩惱性。妄心空去，顯出真心，真心即是不空。真心非有、無、一、異，「常恆不變，淨法滿足」，故名不空。亦即如來藏，含許多功德道理。「常」者常常如是，真如無死相，「常」故不死。「恆」者不生，如不恆則有生滅。常恆二字即言不生不滅。「不變」者真如體中無老相，老相最爲凡夫所厭，但老相偏偏不離衆生。心愛長生，不唯不能長生，反而不能不死。不變故不老。「淨法滿足」，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但衆生貪戀三界，不怕輪迴。淨法清涼，清涼故不病。地水火風四大不調即生病。無煩惱故清涼。又常恆不變，淨法在真如體本來具有，可名如來藏，也可說爲四德，常即常德，恆即樂德，不變即我德，淨法滿足即淨德。有此妙德，所以不空。衆生疑曰：真如體上既有這些功德，豈非有相？不知雖具此四德，實亦無相可取。

「以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真如法上無相可取，可取即非真如法。佛教道理與哲學家專依推論者不同，真如之理唯有自己親證。「以如智證如如理」，如智相契相合，乃是真如。禪宗開悟，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真如體就是這樣，唯有智證，可以相應，因其無形無相，若離智證，那就無法與之相應了。

（未完）

# 畧述白隱禪風

沈懷宗

白隱禪師早在我來日本以前，就常聽過他的名字，而知道的是修忍辱的頭陀行者。

到日本之後，在臨濟宗的花園大學。「白隱禪師年譜」被列爲史學系必修課程。這樣便加深了我的認識。他原來是一位農民文學運動的優秀有力者。他主張把禪學深入淺出傳播到庶民中去。反對深奧難懂的禪說者，因爲這種禪說，使人看了頭痛，有時廢話連篇，聽了發昏。

這位江戶時代突出的歷史人物，對日本現代禪學有豐功偉績的禪者。不應該讓我國佛教界的一般信者僅限於知道其修忍辱的頭陀行者而已。

最近，偶而翻閱到以前我學習白隱禪師年譜的一篇「畧述白隱禪風」的報告，有點溫故知新，把它發表出去，以表示我在學習上的一點心得，並就教於諸善知識。

貞享二年（一六八五）隱師生於日本駿州駿東郡浮島原驛的杉山氏家。十五歲捨俗出家，八十四歲入寂。在「白隱和尚全集」裏有這樣的記載。

母長澤氏，即驛亭之長，世事佛種，資性淳善，常好慈行。同文又說：

師四歲，強記也，諳誦狹宵中山村歌三百餘言，到處謳歌。不差一字，人稱敏點。

我是不太重視個人的生涯，在這麼大的宇宙裏，一個人的事情，實在太渺小了。可是，要想了解一個歷史人物的業績和不朽的功勛，對他的出生環境是有很大關連的。從前面兩段文，我們可以理解到他的家庭，也不難想像到他的背景。中國有句老話：「積善之家慶有餘」。「京，鎌倉的禪宗寺」（京—京都，鎌倉—東京的鎌倉）須教教授所著的這本書裏：「父是鄉士，母信佛，熱心於法華經，爲法華的信者。」一個年僅四歲的孩童，能歌三百

餘言，十五歲則自願剃髮出家，顯然是昔植德本和受到家庭環境的重大影響，是不非議的。「白隱和尚全集」又說：

師二十八歲，晝暇以古教照心，夜間侍湯藥坐究，一日看虛堂和尚偈：相送當門有修行，爲君葉葉起清風，如獲夜光於暗路，識得古人到此得語言三昧。夏還松蔭，講少室六門集，秋八月二十四日息道唱滅，師收骸，便還松蔭。

這可看出他對宗門下的公案禪悟性敏銳。對師友也極盡友愛。他後來把禪學大眾化運動的初步，同時和他母親「常好慈行」不是偶然性的。亦可證實偶然性與關連性是有互相關連的。古田紹欽教授著「禪的文化」的書裏。「白隱是今日臨濟禪復興的領導者，廣泛的說是日本禪全體革新新風鼓吹人，向白隱皈依的各階層人士都有，所以教化的對象不只局限於農民，倒是一件可以確認的有力點。……白隱的假名法語，文學通俗，是一種農民文學是可想象的。」他在近世是禪林中一位傑出禪僧、漢文學者。「草取唄」等短篇的法語著作者，爲今日日本民間的歌謠。我喜歡這位禪者用通俗的體裁，深入淺出的禪學推廣到庶民中去，教育農民，讓他們理解禪的妙趣。在終年辛苦中，有着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美好人生。其次，從中國傳入已經面臨中斷的禪復興起來。對於臨濟禪的再建提供了偉大的貢獻。他的門下遂翁，宋嶺，大休，峨山等都是當時的禪僧。峨山慈棹門下，隱山惟琰和卓洲胡遷二大弟子，前者機鋒獨具，後者道行綿密，各成家風，是現在臨濟禪的宗匠。白隱在禪宗史上革新與創造的精神是永遠值得後人敬仰和學習的。

白隱禪師，教化對象着重於農民，這樣做是正確的。農民在農業社會的時代裏是佔大多數的。他們是治安的維持者。又是治安的破壞者。不先去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問題，對於社會所發生的問題，是難以獲得平息的。

最後，我們應該真誠的向他學習，把禪學的道理，更徹底的搬出名山古剎，推出學校課堂，與國民生活更加緊密的聯合起來，掃除一切歪風，才是我們闡揚白隱禪師禪風的真正意義，否則，只是紙上談兵，畫餅充饑，是徒勞而無益的。

# 論前五識與第六識的關係如何？

顏佩蘭

我們居於這個天地間，對於宇宙的一切形形色色，事事物物，能夠生起分別作用，皆是前五識及第六識的互相關係，自外至內，前引後推，繼續不斷，審察思維，才有好惡、美醜、老少……等的差異。一切法本來是無高無低，無圓無方，而衆生的「心識」有大有小，有長有短，因此之故，把整個世界形成各色各樣，五花八門。五根門頭，是修學佛法特別注意的途徑，也是立身處事，待人接物必須重視的關鍵。首先由眼根對視色塵，便有長短方圓，青、黃、赤，白色形狀顏色差別；耳朵聽聞外界聲音，自然有水流聲，風吹聲，有情類的唱歌聲等等；鼻子嗅呼氣味，有檀麝香或糞尿氣，及葱蒜等氣；舌頭嚼咀食物，有酸甜苦辣，鹹淡等味；身體所接觸，有冷暖溼滑，硬柔痛癢等可意不可意觸。前五識攀緣外界五境，然後才引入心內（第六識）而感受思維，發動身語的行爲。所以前五識若單獨是不能生起作用，必須依賴第六識的決斷；方有表現於外的種種動作。所謂：「三點如星相，橫鈎似月斜，披毛從此出，成佛也由它」，此是形容「心」之利害。我們做聖人，做凡夫，生富貴家，生貧窮家，皆是第六心意主動的結果。

前五識在三境中，所緣是「性境」，不能隨便改變其性，故名性境，即以四大、四微之八法合成的實質東西，五塵爲其所緣境界。而且五識的生起；是緣現前一剎那之實有、具體、顯露的現境，不能通達過去往事，也不能幻想捉摸未來。若會緣過去未來，惟有第六識的力能，前五識好像五個守衛的將士，須要順從第六識領袖的指揮。所以我們造惡業、造善業、昇天堂、下地獄，皆是由意識的決定。我們的感官皆有前五識，在一切緣境的時候，只能夠攀緣三境中的性境，其緣取的限度過程，僅在三量中的現量而已，沒有其他的作用，也無思想計劃的力量，因此，其本質是屬三性中的無無記。前五識的心法，須要依附在心所有法

，皆有五徧行，五別境，善十一，八大隨惑，中二隨惑，共計三十一法，又和根本煩惱相應，總計算起有三十四心所法。其是同淨色根而活動，眼識必定依賴空、明九緣，才能發生執境的作；耳識不必用明，惟有用空，所以只取境八緣；若是鼻、舌、身三識連空也不必要用，祇取七緣的塵境，這樣，五識緣境現量，彼此沒有多少的相次，好像成爲毗鄰。因爲諸緣助幫，同時合力作用，令識生起，認清外界現象。

第六意識，其常常和前五識各別相應起作用，有時候也會單獨生起活動，就是我們感官知覺的主要中心點。雖然它不像前五識有形有象可以看到，而是能夠超越時間、空間的力量，所謂：「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不管三千大千世界，無所不包，無所不含；金剛非堅，心力最堅，虛空非大，心王最大。此是形容第六識雖然不能看見，但其作用最利害，可以通達善性，暢通惡性，通達無記性，所以其性是屬於無常性。而且其所造的業力沒有規定，所趨向沒有標準，如果守五戒，便得人身；若行十善，便得升天；若生三毒，便墮惡道；所謂：「所造各異，感報有別」。第六意識，若生一念清淨法，便喚起十一善心所的任何一法，和它互相相應，若舉起一念染污法，則二十六心所的根隨大小也分別起來相應。所以此意識是最根本，可以行善事，也可以造惡事，若依無漏種子，便轉成妙觀察智，是成佛作祖的主要原因，最爲究竟。

凡有生命的動物，都具有此六識，以人類說：不論觀念、思想、意志、知識、興趣、情感、欲望……等，皆不能脫離第六識的範疇。由此可知，人類之主，即是自己的心靈，也是萬物的根源，華嚴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因此，衆生的心量，攝住一切法。譬喻：心在悲哀愁悶的時候，看到月亮，連月亮同樣傷心流淚；心在快樂高興之時，欣賞百花，連百花也在微笑

愉快。其實天上的月亮，及大地的百花，本來如此，自然如此，沒有傷心流淚，亦沒有快樂微笑，而是我們心識分別的作用。能緣的心，與所緣的境，在某一階段的活動情形下，產生種種的業力因素，念念追逐虛妄境界，顛倒不清，認假爲真，迷惑外界，貪著造業，發瞋怒恨，引痴受苦，永在六道，偶沉偶浮，忽生忽死，周而復始，循環不息。然而，此種迷惑困擾，愁悶疼痛，並非外界引起，而是本身心識造成的，由內亂而顯外，心不正則影不直，此自作自受之變現，似蠶做繭，自纏自縛，就有是非不明，善惡不分，以苦爲樂，以妄爲真，永遠不能回復本來面目，這是境界，由迷惑心識，不實妄情。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妙覺眞如，永恆俱足，亘古不變，萬劫常新，如日月之光耀燦爛，普照全宇宙，似天地之堅厚覆載，頻時不離距。本性實相，譬喻礦藏中金子，不失不壞，年深月久，也復如是。但須要我們煅煉琢磨，加勤用功，始終如一，去開發金礦，剝除塵埃，把無價之寶，尋覓回來，衆生本性，原同此理，埋伏在無明煩惱中，沉沒在虛妄垢染裏，使無師智，自然智，不得顯現出來。

所以我們想要求得本體，必須先棄除妄念，然後斷盡迷惑，蓋業不造則苦不生，苦不起便獲解脫，實現清淨自性，恢復本來面目，所以佛法能從心理上建設自己，改造自己，使煩惱變爲菩提，化娑婆爲淨土。我們的八識田中，若受佛法薰陶，定會改變氣質，淨化身心，因此，佛法是苦海中的慈航，火熱中的甘霖，能教導我們棄邪歸正，斷惡修善。更進一步，是救己救人，救國家社會，萬類有情，達到大同世界之目標。

佛經云：我們的本性，原是如如不動，橫遍十方，豎窮三際，恢廓廣蕩，寂滅靈明，這種無念眞心，是一切有情與本俱來，在聖不增，在凡不減。雖是蜎飛蠕動，微細昆蟲，亦復如是。偉大佛陀在菩提樹下，夜觀明星，證悟宇宙人生眞諦，他說：「奇哉！奇哉！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除妄想，則無師智，自然智，皆得現前」。所以無念眞心，不生不滅，無形無相，仰觀不見其首，俯察不見其足；亘古

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新，是成佛作祖的工具。爲何我們今時還在做凡夫？在此娑婆世界浮沉起伏？是因爲心識妄動，揚起無明波浪，把佛性眞如蓋覆，貪執七情六欲，名權利鎖，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於是，墮落三界六道火宅之中，受盡生死流轉之痛苦，頭出頭沒，忽浮忽沉，周而復始，永無出期。所以若從妄心休歇，則境界自然消滅；若離開分別執著，外緣就不能存在；內既無念，外亦無境，此時所存者，便如一張白紙，清清淨淨，如此之境界，叫做本來面目。

佛法確是至高無上，非一般知識所能知其萬一，自分自變，自作自受，心外無法。一切森羅萬象，情與無情，所包不餘，而凡夫無知，向外追求，把自性眞如，埋沒在色法之中。此是五識與第六識的迷惑，若不及時回頭，永遠沉淪下去，眞是可怕。

## 生命在你手

慧千

你看那

滔滔巨浪的 深廣大海

它們是

千溪萬江的匯合！

你看那

罪惡淵數的 罪犯待裁

他們是

點錯滴過的纍疊！

朋友

生命在你手

大海、刑台、神祇……其他

無權攫奪——

佛說：「改惡行善，罪自消滅」

孔說：「知過能改，善莫大焉」

朋友

生命在你手。

# 學禪室隨筆

姜渭水

## 駱賓王作工梵天寺

江左吳坳述五總志載：駱賓王未顯時，備作於杭州梵天寺，終日執役至夜方休，因憑欄而立，時月色如畫，一老僧苦吟不已，繼以永歎，因問之曰：「和尚何不睡去，而冥搜如是！」僧云：「我作梵天寺詩，止得兩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思之切，竟不能成章，遂太息也。」賓王曰：「我當爲汝足成之，僧云：『爾何人而敢言詩！』然亦不能抑也，令僧再舉前句，即應聲曰：『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僧大奇之，乃知命世之人，雖溷跡塵埃，而胸中突兀、雄奇，遇事輒見，殆不能隱也。

關於駱賓王之生平，渠爲唐義烏人，七歲即能賦，與王勃、楊炯、盧照隣等均以文章享譽於世，號稱四傑。歷官武功、長安主簿，武后臨朝稱制，曾一再上書言

事，遂除臨海丞，棄官而去。

迨徐敬業起兵，駱被署爲府尉，爲敬業傳檄天下，此文慷慨激昂，義正辭嚴，讀者莫不動容，曾收集於古文觀止一書中。據史家記載，當武則天閱讀一過後，雖然對她口誅筆伐，極詆毀辱罵之能事，但她深受感動，竟情不自禁地歎息道：「有如此才，坐使流落不遇，宰相之過也。」其文之深入人心，由茲可見。

徐敬業討武則天失敗，駱氏亡命弗知所之，或云已遭誅戮。中宗時詔求畢生所作詩文，惜多散佚，祇得數百篇，纂爲駱丞集。

## 心要經畧述

宗教之有符咒，是給予信徒精神上的安慰，也可以說是心靈上的滿足，使你能夠和神意念之間彼此溝通，所以自有宗教以來，不廢符咒，便足以說明它的作用是

隨時隨地而存在的。換句話講，宗教徒學會了符咒的使用，可以寄託你的靈魂：昇華你的人格；奮發你的志；鼓舞你的熱情；在平時，能堅強修持其定力，在危難時，能逢凶化吉，履險如夷，度過三災八難，脫離魔鬼的羈絆。

符咒雖然是人爲的，但它能產生不可思議的神的力量，作爲一個宗教徒，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很不幸的是，符咒的運用不得其法，有人把它當做賺錢的工具；有的人故作驚人筆，譁衆取寵，這便有失它崇高而尊貴的本義了，須知符咒的效力，並非符咒有什麼神奇的魔力，而是需要符咒的人，對符咒具有虔誠的信仰，由信仰而產生出神秘的潛力，如果能用金錢換得符咒，那作惡多端的可有恃無恐，而貧窮善良的人，反而不得其門而入了，所以這種濫用符咒的頹風亟待端正，夫如是，人們對符咒

始得建立正確的認識。

台灣佛教徒爲數甚夥，爲其他任何宗教所不及，於是使用符咒就非常普遍而深入了，爲了讓大家不會走火入魔，筆者在此提出一部討論符咒的古籍，書名「心要經」，一共十七首，其中將甘露咒一首及說明描繪於后：

### 甘露咒

南無素嚕嚩耶怛他揭多  
訶囉素嚕嚩耶怛他揭多  
囉素嚕嚩耶怛他揭多  
囉素嚕嚩耶怛他揭多  
囉素嚕嚩耶怛他揭多  
囉素嚕嚩耶怛他揭多  
囉素嚕嚩耶怛他揭多  
囉素嚕嚩耶怛他揭多  
囉素嚕嚩耶怛他揭多  
囉素嚕嚩耶怛他揭多

右梵字廿九，爲甘露咒，供佛利生儀心要，欲施水取水一掬，用甘露咒之七遍，散於空中，其水一滴，皆變成十斛甘露，一切餓鬼，並得飲之，無有多少，皆得飽足。

至於此書的微言精義，與夫此書的出版原委，將仿萬卷樓本的編纂者清李調元先生的序轉載，其序云：

心要經者，諸佛眞言神咒也。楞嚴云佛與佛自相解了，非是餘聖所能通達，但誦持之，能滅大過，速登聖位。又云神咒是諸佛密印，佛佛相傳，不通他解。賢首般若疏云，咒是諸佛秘密之法，非位所解

，但當誦持，不須強釋。又遠公涅槃疏云，眞言未必專是天竺人語，翻譯者不解，是以不翻。

唐心要經一卷，又名密圓通心要，金河寺沙門道殿所譯，語多不解，然切於象生，解難除病，故從釋藏刊以行世。李調元雨村序。

這部心要經開始爲淨法界眞言，依次有護身眞言、太明眞言、準提眞言、普禮眞言、變食眞言、智炬如來心破地獄眞言、大灌頂光眞言、聖觀自在菩薩甘露眞言、大輪咒、甘露咒、大寶廣博樓善住秘密陀羅尼咒、息災法妙言、增益法妙言、敬愛法妙言、降伏法妙言，最末爲出世間法妙言等，除最末一首無梵文外，餘皆有梵文在右，仿宋體國字在左，可以相互對照參攷，同時每一首亦在詳細說明其特性及其使用方法，的確是一部佛教僧侶和在家居士，值得一讀的好書。

### 王槩與芥子園畫譜

凡是懂繪畫的人，莫勿知有芥子園畫譜一書，所以對其作者王槩，並不會感到陌生，可是明瞭王槩爲生下來即不如輩的佛門之子，恐怕知悉的人就不多了。

更奇怪的，王氏一家信佛，王槩之父名左車，詛二子，長是槩，次名著，槩與父母落地皆不吃葷，否則嘔吐不已，著雖

然不致有嘔吐之現象，但一生也僅能吃極少數的乾鱸。

王槩號安節，原籍秀水（今嘉興），寄籍白下（即今南京），初名丐，弟著號宓草，初名尸，鄉人莫明其所以，始更今名。安節髻齡軀體弱不勝衣，及壯鬚眉若戟，居莫湖畔吟詩習畫，又和弟宓草研究治印，所刻直追秦漢，可以說元方季方，多才多藝，同享盛譽。芥子園畫譜，無疑地是王槩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芥子園畫譜是王槩（安節）就李流芳（長蘅）原本增輯編次而成，是中國空前絕後的畫學教科書，共分四集：初二、三集是王槩和其弟王著所合編，內容初集彙探歷代名家山水畫法，二集均爲蘭竹梅菊，三集花卉草蟲飛鳥。第四集專門人物畫，是張子祥（態）的弟子巢子餘（勳）所作。

此書成於康熙十八年，但到光緒十二年，始由張子祥之孫益卿以石印問世，俞劍華著「中國繪畫史」推許爲妙絕千古的不朽名作，且云：「王槩（安節）爲中國畫家最有科學頭腦之人，故其所作芥子園畫傳深淺有序，條列詳明，傳前所附學畫淺說，亦能提綱挈領，簡當切要，雖多錄前人成說，而能加以系統之組織，使讀者有一具體之觀念。若中國論畫之書，俱能如此之簡單明瞭，則有裨後學，殊非淺鮮。」

#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廿二)

慧光居士

## 元 旻 成 鑑

元旻(一作昊)字天藏，宗符華和尚法嗣，住雙桂禪院，繼契如和尚主席東湖。

立冬前一日同諸公雅集蘭湖放生即事

落木蕭蕭霜氣初。羣公來集杼山廬。茶甌對菊和香啜。蕉葉憑闌帶露書。鳥聽經聲知默默。人觀物性自如如。寒池綠水愁枯涸。借甕頻添養活魚。

題遠公簷蔔樓

郊林多勝事。花雨在西偏。時叩遠公室。傾談到暮天。樓開四面月。窗瞰萬家煙。人倚危欄上。鐘聲倒地懸。

成鑑字圓德。葆菴和尚法嗣，光孝寺住持，以能詩善書法稱於時，二子俱有達摩并詩，見嶺海詩鈔。

陳顥菴先生讀天藏圓德二家詩絕句：古井靈源不枯竭。法徒拂拭動吟哦。寒光星月詩心印。斤兩還須問達摩。

## 景 聞

景聞光孝寺僧，蘇古儕孝廉時與酬接，有自題桃花獨立小影，見嶺海詩鈔。

陳顥菴先生讀景聞詩絕句：能悟前因杜後因。此身原是十方人。花前鏡裏原皆幻。祇有癡兒始認真。

## 乾 一

乾一、番禺人，雷峯海雲寺僧，有梅花詩，見嶺海詩鈔。陳顥菴先生讀乾一詩絕句：禪藻繽紛尙有人。梅花詩即說僧身。

枯籐一擔擔何處。地老天荒始見君。

## 霽 月

霽月，嘉應雨花寺僧，雨花菴題壁云興生即可遊。神疲即可臥。人生天地間。但勿作昏惰。凌揚藻云水流雲在，莫非自然，唯昏惰者每託任真，故萬法隳壞矣。清空如話，可作棒喝。

陳顥菴先生讀霽月詩絕句：任真當與自然殊。一惰成風萬法枯。幸有水流雲在意。以詩棒喝起庸夫。

## 真 樸

真樸字雪樵，漳州徐氏，舉人，法性寺僧，木陳弟子。木陳北遊集，其所編次，北遊文章狂謬，故人疑木陳自作，其實本題真樸編次也。雍正諭旨選指爲木陳所撰，蓋因其洩漏宮庭秘密，恨之深故罪之也。雪樵後住曹溪，有曹溪通志。簷蔔樓納涼并序

癸亥閏六月立秋前五日。借雲樵諸勝侶。納涼法性樓。清話既日。有頃。馭雷海風。驅雨四集。一座如濯冰雪。時夏早兩月。得此快不可言。因笑坡老喜雨亭記。歸功俱無著處。然則今日快遇。其盍歸遠公喜客之雅乎。笑笑。何處堪消夏。羣趨法性樓。窗虛納遠岫。眼碧濯長流。話引涼風動。襟開快雨投。那知有伏暑。祇覺是新秋。

陳顥菴先生讀雪樵詩絕句：遠公好客得詩多。賞雨披襟快若何。者莫歸功無著處。枉教一喜笑東坡。何時杖錫嶺南移。聞道能文固善詩。咄咄逼人北遊集。人疑作者木陳師。

## 覺斯

覺斯行誼未詳，法性寺唱和集載其奉贈遠公移錫是岸精舍一首。散懷常喜出郊園。況得高人共細論。門掩黃花驚節候。鳥翻紅葉見霜痕。簷涵一線沈沈香水。檻倚千家負郭村。白雪和來皆郢曲。茱萸簪偏正黃昏。

## 圓皎

圓皎行誼未詳，法性寺唱和集載其奉贈遠公移錫是岸精舍一首。隨人九日過西園。共倚巍樓入望繁。雁背曉霜來遠地。秋橫楓葉點荒村。疏煙凍引幽蘭味。方沼寒鋪夕照痕。棋局未終歸正晚。更誰吹帽落層軒。

## 乙酉夏日集蘭湖觀池蓮分賦四首

勝地殊幽絕。蓮花淨沼中。高吟忘溽暑。疏雨來清風。隔浦新菱綠。前村荔子紅。芳菲迎好客。於此竟何窮。竹簾展波光。閒堂夏日長。火雲沈遠樹。荷露送微涼。蛺蝶依新粉。蜻蜓近暗香。葛衣呈皓腕。簾外素霞將。蕩漾碧芙蓉。清朝帶雨濃。華峯遙豈隔。匡岳勝方重。情自芳池足。人於閏月逢。續紛野煙外。吟倚晚樓鐘。獨愛重城外。蘭湖與最多。微雲散叢荇。芳氣隱垂蘿。水靜文魚出。林間野鳥歌。夕陽天霽後。掩映蕩澄波。陳顥菴先生讀覺斯園皎二家詩絕句：門掩黃花驚節候（覺斯句）秋橫楓葉點荒村。（圓皎句）閒閒手筆相同處。不涉機心是一源。

## 元印

### 元印行誼未詳法性寺唱和集載詩四首

舊樓樓夜雨同吳山帶諸公分賦同用五微韻  
簷溜涵燈火。疏鐘聽更微。滿天雲黯淡。竟夕雨紛霏。雁影尋蘆岸。蟲聲靜竹扉。此時高閣上。風雅正依依。

四野塵埃息。焚香對夜微。一燈明艾閣。孤磬出秋扉。靜況題詩句。閒中絕事機。倚闌渾未臥。同聽漏聲稀。

### 次韻答心公

往往憐幽趣。虛窗共語深。花飛風到檻。雲靜月當林。濁世惟高隱。清閒自契心。詩篇多古調。同氣日相尋。

### 舊樓

高閣出郊西。煙村四望低。江山遙不盡。城郭近如齊。簾捲春風度。花開曉檻迷。令人諸想絕。惟此好幽棲。

陳顥菴先生讀元印詩絕句：舊樓樓頭秋未寒。疏燈清磬雨闌干。詩儔乃有吳山帶。合寫瀟湘竹幾竿。

## 真默

真默行誼未詳，詩見法性寺唱和集。

初秋同諸公簷樓樓分賦得痕字

島嶼招尋遠。郊林雅會繁。物情閒偃仰。秋氣入朝昏。野席移山色。湖光促浪痕。羣公幽興極。猶戀宿西園。

同諸公宿蘭湖分賦

西郭招提並。蘭湖夕景佳。霜風吹落葉。秋色上寒齋。靜夜終殘漏。明燈共素懷。年來雖異處。幽事幾曾乖。

和甘樹

柑子玲瓏覆菊芳。階前類爲立斜陽。十年怪底無人識。一樹初黃昨日霜。

庭邊一樹漫垂垂。看與珠蘭並陸離。莫以芳香期見食。幽棲方賞歲寒時。

僻寺翻憐過客稀。照庭朱實儘光輝。月明却共閒階立。一任霜寒上衲衣。

綠葉紛枝又一時。紅霜低壓傍簷枝。偏同橘柚生南國。不使文章入楚辭。

陳顥菴先生讀真默詩絕句：少讀禪門詠物詩。黃柑一絕壓當時。偏同橘柚生南國。不使文章入楚辭。



## 大乾

大乾行誼未詳，法性寺唱和集有同沈詹山諸公集遠公精舍同用聞韻一首。

此地堪乘興。幽棲豈獨聞。遠公能愛客。陶令重爲羣。慣鳥依簷噪。閒花入座芬。深談殊未已。林木靄餘曛。

陳顛菴先生讀大乾詩絕句：皎皎湖光野興添。閒花入座鳥依簷。詩從物我相忘下。且聽談餘信口占。

## 洪鑄

洪鑄行誼未詳，法性寺唱和集有酬諸公蘭湖雅集題西樵山居云：頻年住山麓。鎮日掩松扉。卽此自耕鑿。猶嫌有事機。閒雲深蘚壁。幽鳥入書幃。月滿前溪水。堪同坐釣磯。

陳顛菴先生讀洪鑄詩絕句：不染羃塵松樹寮。寄詩如借去雲遙。今宵明月郊西寺。冀得潮音到古樵。

## 正路

正路行誼未詳，法性寺唱和集有宿心公蘭湖一首

集雅試新茶。春泉味更嘉。竹聲迴曲檻。寒影聚鳴鴉。夜靜餘幽興。詩成信作家。山房人散後。禪外讀南華。

陳顛菴先生讀正路詩絕句：筆蹤雲水墨煙霞。不重詩成必作家。禪內也從禪外得。不相鑿柄是南華。

## 本果

本果行誼未詳，法性寺唱和集載其詩，錄之如下：

乙丑仲冬同藻菴師杲二法姪赴遠公召小偈奉謝

西園冬日雨初晴。坐聽林間啼鳥聲。况有芳鄰偕雅集。可無佳句報高情。老僧扶杖親談笑。童子開門樂送迎。誰是龍眠李居士。爲予圖寫在仙城。

戊辰中秋後四日答心公

已笑浮生信所之。又携瓶鉢入京畿。柳垂曲岸和煙折。帆掛離亭帶雨飛。老去路頭猶未息。到來拂子不須揮。如公器局

誠堪重。欲語平生願不違。

賓鴻社燕兩春秋。浪跡南州與北州。道大不容曾伐樹。心空便了任虛舟。高風自愧芙蓉楷。好月常看蘆菊樓。何似把詩同過日。烹葵淪茗坐齋頭。

庚午孟夏賦謝遠公

蘆菊樓前受早齋。幽居如此一何佳。果蔬數品俱新味。賓主一時自偶諧。榴吐晴光侵畫壁。竹移風影上臺階。中峯四位隨宜住。畢竟西峯跡可埋。

奉送遠公駐是岸精舍

精藍雄構水一涯。信有賢於出當家。鷗鷺忘機閒藉草。林園得主笑拈花。潮迴釣艇喧前浦。雨過虹橋掛晚霞。待到珠叢垂荔子。扁舟來品大隋茶。

陳顛菴先生讀本果詩絕：拈花一笑好園林。拂子停來贈好音。我去路頭殊未息。詩心再向十方尋。

## 顯曉

顯曉行誼未詳，有立冬前一日同諸公雅集蘭湖放生卽事一首，見法性寺唱和集。

幽居圍竹竹竿竿。霽景依稀湖上蘭。深徑香痕叢菊瘦。一朝風色二時看。鳥從疏磬凌雲杳。魚自斜曛入水寒。却喜素心同物外。何妨吟到斗迴乾。

陳顛菴先生讀顯曉詩絕句：鳥從疏磬凌雲杳。魚自斜曛入水寒。悟得華嚴香海意。新詩可作淨言看。

## 圓能

圓能字幻鑑，順德左氏子，住鼎湖慶雲寺，其遊天湖云：

徑轉天俱側。溪迴地復長。到門方識寺。選石忽聞香。清梵三更徹。浮煙幾點蒼。且留飛水步。一滴見甘涼。（自註云時欲觀飛水並遊白雲寺不果）

陳顛菴先生讀幻鑑詩絕句：天湖一到興悠長。領畧雲煙點點蒼。可惜獨留飛水步。未曾詩肺濯甘涼。

## 契清

契清字澄波，又字江月，番禺張氏子，唐文獻公後也。主海幢寺方丈，前交二樵，後交平水，故其詩思路詞采，兩兼其勝，蔬筍之氣，頗能消除。惟不存稿，身後散佚，凌揚藻從其徒琇琳得黃龍洞選杖寄黎二樵一首載嶺海詩鈔。

飄笠年來遍二樵。登山渡水不辭遙。爲尋扶老憐君病。杖策西風下鐵橋。

陳顛菴先生讀江月詩絕句：香火得親狂簡法。山林早結古儕因。力除蔬筍見風骨。獨立桃花超俗塵。

## 寒山

寒山順得錦巖西菴僧，有巖菴靜悟六首。

重巖我卜居。烏道絕人跡。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冬春易。寄語鐘鼎家。虛名定何益。

出生三十年。常遊千里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紅塵起。鍊藥空求仙。讀書兼詠史。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獨臥錦巖下。蒸雲晝不消。室中雖黓黓。心裏絕喧囂。夢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拋除鬧我者。歷歷樹間飄。

自樂平生道。煙蘿石洞間。野情多放曠。長伴白雲閒。有路不通世。無心孰可攀。石床孤夜坐。圓月上寒山。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閑士。白日遊青山。夜歸巖下睡。倏爾過東秋。寂然無塵慮。快哉何所依。靜若秋江水。

憶昔過逢處。人間逐勝遊。樂山登萬仞。愛水泛千舟。送客琵琶谷。携我鸚鵡洲。焉知松樹下。抱膝冷颼颼。

陳顛菴先生讀寒山詩絕句：抱膝長吟意何有。都在巖阿靜悟間。萬水千雲伴閑士。擁將圓月上寒山。

## 通禪

通禪居址未詳，嶺表詩鈔錄落葉一首。

似我秋心亂。蒼煙破幾痕。吳江初墜影。楚客未招魂。衰謝固雲數。乾坤何處根。寒蟬聲欲斷。吹入夕陽門。

凌揚藻云乾坤何處根五字微不至，餘亦稜稜有骨。陳顛菴先生讀通

禪詩絕句：秋亂蒼煙破幾痕。隨風落葉卽詩魂。人生興謝尋常事。渺渺乾坤何處根。

## 陳遇

陳遇字感遇，一字碎琴，順德恭尹孫，江寧僧，逸其法號。歲暮感事

打頭矮屋自欹斜。容膝真堪處士家。薜徑人稀來往屐。紙窗梅放兩三花。稻梁謀比銜蘆雁。歲月忙如赴壑蛇。好聽瓶笙

嘯清晝。鑪燒柏子自煎茶。

秦凌滄云碎琴詩好用故實，問多率臆而出。隨園去官居金陵，主盟壇坫，其聲氣方籠罩一世，碎琴顧獨與牴牾，議論不相中。陳顛菴先生讀碎琴詩絕句：詩中孫子酒中仙。我外西湖一小顛。佛法尊嚴家學遠。都難容得野狐禪。

## 相潤

相潤字琇琳，一字竹菴，海幢阿字和尚七世孫。

渡白鵝潭步黃蓉石韻

牂牁一萬里。海國勢偏長。日落天無色。晚來山更蒼。百蠻餘壯氣。九月下嚴霜。擊楫乘風去。狂歌笑孟浪。

凌揚藻云，詩得乾坤清氣，畫宗石濤石溪，博大渾成，別開蹊徑，非區區肖似家比也。嘗以學易游黃殿校香石門，香石題其畫曰翠溼萬古，雲飛六合，盤結胸中，發此奇鬱，此可想其風概。陳顛菴先生讀竹菴詩絕句：翠溼雲飛綠竹猗。乾坤清氣畫中詩。黃香石與黃蓉石。蹴踏山門象與獅。

## 超界

超界字覺海，一字虛舟，增城華峯山海門寺僧。

登蘿峯寺斷句

三日五日來一次。法身報身成兩間。科頭慣倚奇石下。跣足或行流水間。

凌揚藻云可謂兀冪自喜。陳顛菴先生讀超界詩絕句：蘿峯之勝真名跡。三日五日來一回。得句偶然便題壁。水流風發月升纒。

(未完)

# 談

# 仁

## 釋廣仁

仁，爲儒家之正統思想，爲作人之必要條件。關於仁之闡述，古書中雖有記載，然求其周詳，則莫如論語一書。佛教教主釋迦牟尼，稱爲能仁。佛教中稱呼人，有時稱爲仁者，是皆爲讚美之詞。學佛者能行乎仁，不惟該括律儀，亦可謂之眞具慈悲心者。仁，即吾人內具之性德，必賴修德以顯現之。太虛大師有『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之語；而人格之完成，端賴仁字能行持與否而論也。論語一書傳爲子思子所記，乃孔子與諸弟子之問答等，爲孔子思想之中心，亦即儒家學說之精華。論語一書，爲先聖教人立身行道，處事接物，以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貫之大道，均括之無遺。宋朝時有宰相趙普，於論語一書，手不釋卷，精研二十年，曾對宋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治天下。』由是可知論語一書其重要爲何如也。論語之內容雖深邃廣括，但以仁之一字可賅括之。何以知之？論語中，仁之一字約見有一百又九次之多，可知孔子於仁之重視。孔子以仁爲人生修養必至之工夫，即吾人所謂修行境界；且孔子視仁爲人生道德實行之準則。故孔子對諸弟子，曾於仁之一字，闡釋精詳，即此意也。論語一書堪稱爲闡發仁字之書，亦無不可。既稱論語爲仁書，仁之義究如何釋？孔子與其弟子問仁中，解釋有所不同處。如顏回問仁，顏回問於孔子曰：『何以做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謂克己，即約束自己，軌範自己，復禮即爲回復至於禮儀。能如是行，則天下稱之爲仁人矣，爲仁乃由自己，非由外所求也。顏回聞夫子之釋仁，復問於夫子

曰：請問其目？曰者即如何實行之意。如何實行仁之一字，如何方能克己復禮？孔子答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亦即所謂不合於禮者，均不得做之意。顏回聞夫子之言，乃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即爲顏回雖不聰明，尚能遵從夫子所示之意而行之。子路問仁，孔子曰：『剛、毅、木、訥、則近仁。』剛即無欲，毅即果斷，木即質樸，訥即遲鈍。夫子以子路好勇，故夫子示子路以剛、毅、木、訥質樸以全其仁。仲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問孔子，何以得仁？孔子曰：『如人出門，態度恭謹，如見大賓之謹慎；使用人民，如承奉大祭時之鄭重；自所不欲者，勿加之於人。所謂推己以待人，敬人者，人恆敬之，恕以待人，人則愛之。能如是待人接物，在邦自無人怨，在家亦無人怨矣。』孔子弟子，子張問仁，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五者爲何？夫子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得人任，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孔子弟子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者矣。』次則曰：『愛人』，再則曰：『處居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廢也。』以上爲孔子與諸弟子闡釋仁之義理，與實行之方式。夫子以弟子輩，學識與品德，深淺高低不等，因之闡達亦不同。雖夫子對仁之釋義不同，究其理則爲一致。夫子曾云：『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所謂『一以貫之』，即以一道理以貫通天地萬事萬物之理。此之道理無他，仁而已。

仁爲完成吾人之人格，即吾人處身立世之法則。如吾人不力求仁，則不能得仁。是以欲得仁者，貴乎能力行之。孔子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即此之謂也。如是，又將何以力行之？孔子有言：『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即謂吾人，於造次顛沛之際，亦不可違仁。夫子又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又云：『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夫子又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人如能立志行仁，則終生將無惡行之謂也。夫子又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處富貴，與貧賤，安之若素。即隨遇而安也。知者能明此理，則能行乎仁。孔子又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者所居處也，所居之處得乎仁，美矣。居處違乎仁，非知者所應擇居焉。孔子弟子子貢問仁，子貢曰：『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夫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何事於仁，即所謂何止於仁者，必爲聖人矣。如堯舜有如是仁與德，猶然難之，恐未能竟，況下焉者乎。仁者，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即能推己以及人之意。論語、中庸、孟子言及履仁之方法，諸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即爲人子者應如何以孝親，反是則違仁。又『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是由仁發而爲孝弟也。殷紂失政，殘虐百姓，箕子諫爲奴，微子走之，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是夫子歎彼三人爲仁者之意。殷亡周興，伯夷叔齊耻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而全氣節義行。孔子曰：『求仁而得仁焉』。是夫子以夷齊之行謂爲仁，而孟子稱伯夷叔齊爲聖之清者，以其行仁至而義盡。『故聞伯夷叔齊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五志端也』。由上觀之，能行乎仁，可謂仁矣。以上爲闡明仁之實行工夫。吾人雖處造次顛沛之時，亦不可違仁，乃至赴湯蹈火，殺身以成仁，亦應有所不辭。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以求人格之完整正大，精神之永恆。中華民族，立國以來，垂五千年，雖多次

遭遇外族之侵畧，橫逆之禍，均能坦然克服，屹立不搖者，豈他術哉，即仁之精神貫注有以致之也。夫仁者，貴乎行，非空言之事也。言而不行，徒記空言，無補於實事。故曰貴乎力行，行之則，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即謂求仁無難，求之與否而已，肯求之，仁自來矣。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美』。方即方法，須由近以及遠，近及於身，克己復禮以行之。即夫子所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也。其克己也，子曰：『行已有恥』：『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過則無憚改』。上所述，均爲克己之工夫。至其修法，孔子有云：『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亦即夫子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均爲修己之工夫，果能如此，則於人道無愧人格完滿，已至仁之圓滿境界矣。

綜觀古今大德，對儒書率多有深刻之造詣，儒書佛經，兩相研讀，相輔相成，不祇於弘法俾益宏深，於人格之修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因之有所謂：有真儒而後有真僧之語。望教內大德，於精研三藏之餘，倘再研讀儒者，於弘揚佛法，與人格修養，均有莫大之助益也。

## 居士化羽

姜渭水

關於人的羽化，釋家成佛，道家成仙，自古有之，不勝枚舉，但居士修身，坐逝生西者，則不多見，偶閱明代顧元慶所撰『夷白喬詩話』，中載名傳異行，特爲錄出，聊示發潛德之幽光之意云耳。

「李南所先生（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交遊介不狷妄，日惟獨一憑幾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一匾曰『各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幾獨憑，蕭條興味似山僧，不緣嫩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拍手曰：『數盡留予矣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日也。」

# 閱經隨筆

佛照樓主

## 一、經名：

地藏菩薩本願經

亦名：地藏本行

地藏本誓力經

## 二、譯者：

唐代咸亨（公元六百七十年間）  
西藏高原于闐國三藏沙門實  
義難陀譯。譯者曾譯華嚴經十  
九部百零七卷。

## 三、部別：說有

## 四、主旨：

佛為教孝教慈，使世人知所報  
本荐親，去惡從善，故於忉利  
天宮，為母說法時而說此經。

## 五、摘要：

述地獄諸相，並諸苦報，以警  
世人，及地藏菩薩於因地時曾  
為婆羅門女，及光目女之如何  
救拔亡母於惡趣。更說種種善  
惡果報，與功德校量。稱揚地  
藏菩薩度盡惡趣眾生始願成佛  
之宏願等。

是經着重懲惡勸善，教孝教慈  
故常誦是經，當能存亡獲利。  
茲摘錄經中所言罪報之事如下

若有眾生不孝父母或至殺害，  
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

出無期。

若有眾生出佛身血，毀謗三寶  
，不敬尊經，亦當墮於無間地  
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

若有眾生侵損常住，玷污僧尼  
。或伽藍內恣行淫欲。或殺或  
害，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獄  
，千萬億劫，求出無期。

若有眾生偽作沙門心非沙門，  
破用常住，欺誑白衣，違背戒  
律，種種造惡，如是等輩，當  
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  
無期。

若有眾生偷竊常住財物穀米飲  
食衣服，乃至一切，不與取者  
，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  
求出無期。

又：地藏菩薩若遇殺生者，說宿  
殃短命報。

若遇盜竊者，說貧窮苦楚報。

若遇邪淫者，說雀鴿鴛鴦報。

若遇惡口者，說眷屬鬥諍報。

若遇毀謗者，說無舌瘡口報。

若遇瞋恚者，說醜陋癡殘報。

若遇慳吝者，說所求違願報。

若遇飲食無度者，說飢渴咽病  
報。

若遇畋獵恣情者，說驚狂喪命  
報。

若遇悖逆父母者，說天地災殺  
報。

若遇燒山林木者，說狂迷取死  
報。

若遇前後父母惡毒者，說返生  
鞭撻現受報。

若遇網捕生雛者，說骨肉分離  
報。

若遇毀謗三寶者，說盲聾瘖瘂  
報。

若遇輕法慢教者，說永處惡道  
報。

若遇破用常住者，說億劫輪迴  
地獄報。

若遇湯火斬斫傷生者，說輪迴  
遞償報。

若遇破戒犯齋者，說禽獸飢餓  
報。

若遇非理毀用者，說所求闕絕  
報。

若遇吾我貢高者，說卑使下賤  
報。

若遇兩舌鬥亂者，說無舌百舌  
報。

若遇邪見者，說邊地受生報。  
是故眾生莫輕小惡，以為無罪  
。死後有報，纖毫受之，父子

至親，歧路各別。縱然相逢，無肯代受！

## 六、警句：

勸於閻浮提衆生。臨終之日，慎勿殺害，及造惡緣，拜祭鬼神，求諸魍魎。何以故？爾所殺害，乃至拜祭，無纖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結罪緣，轉增深重。假使來世或現在生，得獲聖分，生入天中，緣是臨終，被諸眷屬造是惡因，亦令是命終人殃累對辯，晚生善處。何況臨命終人，在生末曾有少善根。各據本業，自受惡趣，何忍眷屬更爲增業？

## 七、概說：

經中有說種種鬼王參與法會，及述地獄諸相，頗易令人目爲導人迷信鬼神。蓋鬼神之說，時人不少謂爲荒誕。然吾人世界有限，肉眼能見幾何？昔人所述鬼神靈異，人或可以視爲虛構。但文明如英國，却有鬼魂會之設，以從事調查及報告鬼魂諸事。英作家元德伍特並曾著『鬼書』，述二百三十六個關於鬼屋之事。近聞更有人出版『英國鬼魂錄』者。則鬼神之神，似難否定。近日本港運輸署亦鬧鬼魂出現，廷僧荐拔。蓋數年前差餉估價署亦嘗鬧鬼，卒延僧超荐而息也。是可知佛眼所見，尙非現在科學

## 八、感述：

一九四九年間，余集同門設社念佛於澳門。時有社友某老太太常來隨喜功德。嘗以病纏縣不癒，瀕於危殆。余知之，乃於社中課餘，發願爲其虔誦地藏本願經七日以迴向之。（其本人及親眷以至社友都無有知者，蓋免誤會滋生也）未幾，老太太幸沾勿藥而痊。則醫藥之功，抑佛加持之力？未可知也。老太太旋遷港，壽享高齡，迄數年前始卒。

一九六九年余服務於郊區某居士道場。時有退職女工蘭姐，病將危殆，已放棄醫藥。余遂暗自爲其誦是經三日（以事忙故，未暇爲其誦七日而止），卒獲痊可。惜其約半年後偶感不適，恍於前次病重都由藥石亂投，乃轉而求神禳解，遂致不起。事後余始知之，不禁爲之太息！

觀此二事，則經中所云：「是人若是業報合受重病者，承斯功德，尋即除癒，壽命增益。」誠非謬妄。是知能爲病者虔誦斯經，自能感應。若妄求神鬼，恐如藥師經所云：「殺諸衆生求神解奏，呼召魍魎請福祈恩，欲冀延年，終不能得。」一似蘭姐所遇爲可惜耳！

而可以蠶測之者。

附錄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星島晚報新聞一則（各報及電視台似多曾報道）

（本報專訊）數年前差餉估價署發生鬧鬼事件後，昨晚新遷往新美梨大廈的運輸署又傳出鬼話。

據聞該署有兩位華籍女職員，日前在女廁中聽到怪異哭聲，但不能找出怪聲來源，便向署長投訴，而其他職員又受到怪異事情困擾，影响工作情緒。其中一位職員向記者透露：該署日前有一位西籍職員因晚上回辦公室取回日間留下的文件，在走廊上看見一個「無頭鬼」，嚇得當場昏倒。

當記者再追問其他職員其中真相，他們均守口如瓶，似受上級命令，不准向外人訴說經過。（詳見內明二十四期教界簡訊及封底圖片）

上圖：運輸署鬧鬼，署長惠柳新及佛聯副會長黃允啟邀請高僧超荐，並親自拈香禮佛。

中圖：六十多名高僧，昨晚在新美梨大廈行洒淨禮，超度冤魂。

下圖：運輸署女職員，昨晚下班後留在辦公室內參加超荐法事時，仍談鬼色變。

# 哲學的綜合與中西哲學的比較 (上)

□ 褚柏思

## 一、前言

哲學(Philosophy)一詞，是西方的，是希臘語 *Philos* 及 *Sophia* 二字所合成，意為愛智。在中國，則簡稱之為「道」。孔子分說之於易傳及大學、中庸、論語諸書上，其見於易傳有：

乾卦義曰：乾道的變化，各正性命。

坤卦文言：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第五章)；下傳：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第一章)。又說之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第十章)。

說卦傳進而更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第二章)

大學經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中庸第二十章，子曰：人道敏政。……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令道也。二十六章：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剛也、悠也、久也。二十七章：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論語，為孔子散說，弟子之記載，僅取「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一語，餘不一一。因為：孔子法天以治人，人道敏政，多為政治哲學——君道與臣道；同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亦多為道德哲學與倫理哲學。這也正是中國哲學特點之所

在，分說於次。

## 二、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是一個比照名詞，因為中國叫它為「道」，而不是哲學。但比照起來，意義是相通的。一般地說來，中國的道，有兩大類，一為天道或稱天地之道，一為人道。人道，多法天以治人，又名天人合一之道。其說，詳於孔子，見諸易經、大學、中庸諸書(引文已見前言)。

在中國歷史上說：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以成六經，而集中國古代思想之大成，應說之為第一位哲學家，雖然其前有伏羲氏的畫卦，文王的作辭；但，那是原始的，且係卜筮之書，必須孔子作十翼，贊周易說，始是哲理的書。其後，曾子託其道體之全為大學篇，中山先生稱之為政治哲學。子思託其心性之學為中庸篇，朱熹稱之為心法。孟子說了政治的王道(梁惠王章)，又說了心性的心學(盡心章)，以及孝弟的堯舜之道(告子章)。

孔子講仁，孟子並之以義；孔子主「導之以德」荀子闡「齊之以禮」，而下啓法家的刑政。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而學儒者之業的墨子，則用夏政，孔子主張(愛其所親)(中庸)，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墨子則主張兼愛。另一楊朱者，則主張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在孟子之前楊墨均成顯學。「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滕文公章)。

墨子之道，息於秦；而楊子之言入於道家，老子著為道德經

，莊子著爲南華經。漢初取老子的「無爲之治」——（爲無爲，則無不治——第三章）而稱黃（帝）老（子）。魏晉取莊子的「哀樂不入」的養生主，和「遊於無窮」的逍遙遊，而稱老莊與玄學。荀子評當時諸子曰：「墨子蔽於用而不文……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解救篇）。那麼，老莊是精於天道的了！其天道又是怎樣的呢？老子曰：

「功遂身退，天之道」（九章）。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殫然而善謀」（七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七十七章）。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七十九章）。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八十一章）  
莊子又是怎樣精於天道呢？他沒有「莊語」，只有「寓言」，他曾說過吹萬不同，咸其自取的說過「天籟」（齊物論）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的境界，以及夫道……未有天地，自古以回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大宗師）。尤其是天下篇所說的莊周的道術：「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一段，比較完整。

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齊鳴。莊子、荀子、韓非均有所綜論，均不若漢初太史公所論六家要旨，較有系統。他所列舉的則是：陰陽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與道家。但，真正是「道」，而有哲學意味的，則爲前已敘述了的儒墨道三家。至於陰陽家，秦漢時，一部分流而爲方士；一部分亦爲儒家所吸收，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論：「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副月數也，內有五臟，副五行之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之數也。……」

法家，只有刑政之術，已無政治哲學了！何況，它助秦而興

，亦助秦而忘呢？漢初，亦爲儒家所吸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不興，然後說記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便是有取於法家的統制政策。名家，本類於西方的邏輯，爲各家所共有；然以秦代的齊一，使名家不敢辯而滅；漢又定儒於一尊，使名家不能辯而絕。道家，一部分，爲道教所假借，一部分，爲魏晉所昌言，形成玄學，但佛學西來，亦漸爲其所奪。

宋齊梁陳，是佛學的譯傳時期。至隋，智者大師始能使其中國化，而開天台宗。此宗從釋迦牟尼佛的空門入，迎合了當時江南的玄學風。道家說「無」，佛氏說「空」，空與無，相似亦相通。智者以五時八教，判教立宗；又以一境三諦，一心三觀，而建立其中道義。有知有行，是一個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新宗教，尤其是它那普度衆生的菩薩道，而普及了民間，深入了社會。

當時杜順和尚，雖著「法界觀」，以二千餘言總括華嚴經的奧旨，而開華嚴宗；但仍須至唐代，賢首國師判教立宗後，華嚴法門，始獲大行。華嚴宗是從有門入的，把世相說之爲總別同異成壞的六相，又開之爲十玄門。總之，則爲「法界緣起」。萬物本無，由緣而起。緣之湊合，亦可幻生，如假地水火風空，及鳥之自識，六大和合，則有鳥之幻相生，鳥若死亡，五大各還本處，而實無鳥之自性，故亦曰「無性緣起」。推之萬有，莫不皆然。佛陀由此解開了宇宙人生之大謎，亦破除了宗教哲學之恍惚。

禪宗，在初祖達摩時，有理入門與行入門，以及面壁九年，禪定澄心的記錄。到六祖惠能時，始改以金剛經的空門入，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而取言下頓悟；但以楞伽經印心，從有門入的神秀派，行於京洛者仍數十年。六祖後，南能派盛行，且衍爲滄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等五派，不僅盛行於中國，且廣及韓國與日本。南能北秀之分，始於他們的二偈、神秀的偈是：「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惠能的偈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其後，惠能派更中國化，有一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又一頌曰：「佛法



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唐代，稱爲大乘佛教，其內有性（三論）相（唯識）台（天台）賢（華嚴）禪（禪定）淨（淨土）律（律議）密（眞言）的八宗，其外亦有遍中國的禪宗。總之，不外空有二門，性相二宗。但其聲勢之大，是空前的。太宗爲之作序，題之曰「聖教序」，玄奘三藏等譯經，朝廷爲之置寺，設譯場，且均由朝廷供給。人，數百人；時，數十年。儒家，在唐代雖存五經正義之編纂與印行，較之佛學與藏經，真是微乎其少的，因而引起韓愈的諫迎佛骨，作「原道」「原性」以排斥佛老，但其晚年亦入了佛（向大顛和尚學禪，最後說：「師門風高峻，幸於侍者邊得個入處」。其弟子李翱，亦以參訪藥山禪師，而悟道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因而作了一「復性書」三篇，援佛入儒。

宋代儒學復興，稱之爲「理學」，或「道學」。但開山的周敦頤（西元一〇一七——一〇七三年）其「太極圖」，則得之道士陳搏，且曾學於潤州鶴林寺壽涯和尚。其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一圖說，乃其前中國思想之綜合，有太極，有陰陽，有五形，有乾坤。日人渡邊秀方視之爲本體論（中國哲學史概論）其另一著作「通書」，則爲其心性說。

張載（西元一〇二二——一〇七七年）涉獵老釋者累年，曾批評過楞嚴經。其學以周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周禮爲體，以孔孟爲極。著作以正蒙十篇爲要，西東銘二篇，乃朱熹從正蒙中抽出者。西銘乃其人生觀，程子曰：「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朱熹曰：「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日人渡邊秀方視正蒙乾稱篇「太虛氣之體」，爲其本體論。

程顥（西元一〇三二——一〇八五年）的求道歷程，是：「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返而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伊川記其行狀）。其本體論，專取

易理，不說太極，而說「乾元」。又取天地人三才說，「無人則無以見天地」（二程全書十二）。其說「性」，則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性」（同上）。又說心與情曰：「天地，常以其心普於萬物而無心；聖人，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定性書）。此外，「識仁篇」亦爲其重要著作，其言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

程頤（西元一〇三三——一一一七年）著述較多，以易詩四卷，經說八卷，粹言二卷爲要。他的宇宙論是二元的，他說：「天地萬物之理，不能獨也」；因而斷言：「離陰陽則更無道，所以陰陽道也；陰陽者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全書）。他論心性，是分析的，他說：「性出於天，才出於氣」。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然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之意遠矣」（全書二十八）。總之，伊川之學，誠如張橫渠所說的。「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之氣象」。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一生，多致力於道問學，因而著述甚豐，除四書集註，近思錄等六部註纂外，尚有詩文集的朱子全書六十四卷。除經史子集外，亦旁及老釋，真是一個綜合的大學者，大哲學家。如譽之爲中國的康德，或不爲過。他的本體論，即周子的「太極說」，與伊川的「理氣說」之綜合。他說：「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理者，形而上之道也；氣者，形而下器之也」。至其論心性，亦是綜合的，他說：「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也」（語類卷五）。又說：「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性理大全二十三）。

以上周、程（顥、頤）張、朱，稱理學五子；又稱濂（周）洛（二程）關（張）閩（朱）四派。但朱子後，人們多稱之爲程（伊川）朱（熹）派，支配了其後七百年的中國思想界。他們各

有人生論、心性論與倫理說、道德觀，亦各有其宇宙觀，本體論，漸可比擬西方了！物極必反，朱子同時，亦誕生了其反對派的陸象山，和事功派的浙東諸子。

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九二二）八歲讀論語，已指伊川之言不類孔孟；十三歲即大悟，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全集年譜）。三十七歲，與朱熹會於鵝湖；四十三歲，訪朱熹於白鹿洞書院，並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他是一個唯心論者，主張「心即理也」。因而有朱陸之論戰——朱子主唯理，陸子主唯心。象山關此曾有一詩作結曰：「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視己爲易簡，視朱則爲支離。朱子的本體論，分爲理與氣，曰：「理者形而上之道也；氣者，形而下之器也。」（性理大全二六）而陸子則主「道一也，不可不爲天下後世明之」。

宋代，在思想學術上，本以心性學爲主；至南宋，又分之爲朱陸二派。適於此時，介於朱陸之間，則有浙東的事功派出現，開初，是永康人的陳亮龍川（一一三六——一九〇年）與朱熹辛棄疾等友善，喜談兵，其人才氣超邁，議論風生。隆興初，會上中興五論。未報，十七年，又上書，孝宗欲官之，爲大臣所阻。後又數以冤屈，屢遭大獄。光宗立，善其言，持擢第一，授職未赴卒。

葉適水心（一一五〇——一二二三年）繼陳龍川之批評程朱其人，進而批評其所依據之經典，如周易十翼，程朱本體論的依據，斷言其不是孔子所作；同時，又批判中庸、孟子，不是道統真傳。爲人彈劾，以詆毀聖學被免職，但却動搖了宋學的根本。他所重的，是周禮與書經，以爲書禮中的思想，始是儒家的道統。他說：「周官言道，則兼尊藝。……孔子言道，尤爲著明。然終未嘗明言道是何物，蓋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行不至耳」（習學記言卷二）。藝，則爲六藝，禮樂以教中和，射御以教戰守，書數以教經濟，以教生活。凡此均民生日用之事，故曰：「皆通知之」，「但患行不至耳」……

元朝，意想學術上，仍是朱陸的繼續。許衡魯齋（一二〇九

——一二八三年）以實行爲主，專於祖述程朱；吳澄草廬（一二四九——一三三三年）以尊德性爲主，折衷朱陸，堪稱元代思想界的雙壁，輔導一世的大儒。

明代，雖仍是朱陸的延長，但王守仁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出）不僅別開生面，而且源遠流長；不僅影響中國，而且開創日本明治維新大業。（朱舜水傳云）。其人，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於聖賢之學」（湛甘泉陽明墓誌銘）；因而文武雙全，勳業煊赫……其學亦有六變，黃梨洲說：「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辭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於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以默坐澄心爲學；……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居越以後，……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明儒學案卷七）。陽明學，非短文能盡。要之，則爲：「心即理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答問），和聖人之學，心學也」（陸象山文集序）。以及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總之在「行」，「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

清代，以考證學稱清學，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一年）以日知錄一書奠其基；又以「經學即理學也」，而欲結束宋明心性學。其後，名家輩出，惠棟、惠士奇一家稱吳派；戴震稱皖派，其弟子段玉裁、王念祖、王引之，與之合稱「戴段二王」。但，義理之學，在此以外，黃宗羲以史學而倡民權主義，王夫之，以史論而倡民族主義；顏元以在物而倡實用主義，戴震又以孟子字義疏證而倡人生哲學；康有爲以大同書而倡社會進化論。此五子者，均應視之爲清代的大哲學家，分說於次。

黃宗羲，梨洲（一六〇九——一六九五年）著「明儒學案」；爲中國學術史之始。「宋元學案」，爲其弟子全祖望補成之。其子黃百家，其弟子萬斯同，亦均史學家。其「明夷待訪錄」，

具有民本政治的政治哲學。清末革命志士，多密印之以廣宣傳。王夫之船山（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著述甚豐，除經史子集外，尚有相宗絡索等。近人稱之者，一爲其史論，如「讀通鑑論」「宋論」等；一爲其哲學。梁啟超尤稱道其「知性論」，爲中國的認識論；並引其「正蒙注」稱之爲實有主義。且簡言之爲：（1）認「生理體」爲實有（2）認宇宙本體和生理體合一（3）這個實體即人人能思慮之心（4）這種實體論建設在知識論的基礎之上，其所以能成立者，因爲有超出見聞習氣的「真知」在（5）見聞的「知」，也可以補助「真知」，與之駢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79頁）。

顏元習齋（一六三五——一六四四年）以爲「性命之理，不可講也。……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聽講，要惟一講即教習：……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又謂「誤人才，敗天下者，宋學也」；「必破一分程朱，才可近一分孔孟」。他教弟子以周禮的鄉三物——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藝爲中心，而尤重六藝。平生不事著述，今僅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篇。其弟子僅李埏恕准一人，且一傳而絕。日人稱之爲實用主義者。

戴震東原（一七二四——一七七七年）於考證學爲大師，爲皖派領袖，且爲清學之真正建立者；但不止於此，他出乎其類，亦爲一哲學家。他反宋儒的理學，而直追孔孟，宏揚六經。他說：「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孟子字義疏證，理條）；「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前書序）。又說：「六經孔孟之言，不聞理氣之辨；而後儒創言之，遂以陰陽屬形而下，實失道之名義也」；「後世儒者，紛紛言太極，言兩儀，非孔子贊易之本旨也」（同上天道條）。總之，則是孟子說的「養心莫善於寅欲」，「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聖學也」（同上權條）。由此證明，「欲之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同上理條），因此，日人稱之爲人生哲學。

康有爲（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以治公羊學，而著「大

同書」，闡明其理想，以確立其社會進化論。他一方面，尊孔子爲教主；另一方面，則毀滅其學說制度，如國家制度，家族制度，私有財產制度等的廢除與毀滅。其實，他這些思想，是雜攙了中國老子的「無爲之治」，墨子的「兼愛」，以及西方的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戊戌年（一八九八），因緣時會，他找到了一個變法維新的機會，但亦僅百日而結束，其後，則多流亡於國外。

孫文中山先生（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初學於中國，讀四書五經；繼學於美英，讀科學與醫科，二十歲，即立志革命；二十七歲，開始其革命運動；四十七歲，始獲推翻專制政府，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其後著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國家建設（此書八冊未完成）諸書，以闡述其三民主義之思想與理想。三民主義之基礎爲民生哲學與民生史觀（歷史哲學）又提出中國古籍中的大學篇爲政治哲學，整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爲道德哲學或倫理哲學。因而，稱之爲中國現代的哲學家。

蔣中正介石先生（一八八七年——）幼讀中國的經史，及長則習軍事治兵學，同時又研究陽明哲學，有得於知行學說，而昌言力行哲學。二十一年（一九三二）講「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二十三年，講「大學之道」；二十五年，講「中庸之要旨」；二十八年，講「行的哲學」；三十年，講「哲學與青年」；三十九年，講「知難行易與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總之，他認爲：「如要體認哲學，必須以三民主義的民生哲學，與知難行易的力行哲學作基礎」（哲學與青年）；而「我們的本體論，既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而着重於人性論」（綜合研究）。「大學中庸，是中國很好的倫理哲學、政治哲學」（自述）並唯認「行的哲學爲唯一的人生哲學」（行的哲學）。至其方法論，則更講中國先哲的辨證法，以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

（未完）

△▽ △▽ △▽ △▽ △▽ △▽ △▽ △▽ △▽ △▽

# 散文的深度·廣度·密度及其他 (下)

· 丁 平 ·

是事實，而是真實；不是有限，而是無限。

這種智慧、精神、真實、無限，就是詩及散文的「廣度」。再如余光中在他的散文「蒲公英的歲月」中，一開始就寫着：「是啊！今年秋天還要出去一次」，對朋友們他這麼說。

而每次說起，他都有一種虛幻的感覺，好像說的不是自己，是另一個人。同時又覺得有解釋清楚的必要，對自己，甚於對別人。好像一個什麼「時期」就要落幕，一個新的，尚未命名的「時期」正在遠方等他去揭紗。好像有一扇門，狡狴怒目啣環的古典銅門，挾着一片巨影，正向他關來軋軋之聲，令人心悸。門外，車塵如霧，無盡無止的浪子之路，伸向一些陌生的樹和雲，和更陌生的一些路牌。每次說起，就好像宣佈自己的死亡一樣。

一個高級知識份子這種離開故土前夕的複雜心情，和一種莫名的悲傷，就是從自我出發，並要打破自我的囚牢，把生活視野擴大至在心靈上所能活動的境界底表現。這種表現就是散文作品的一種「廣度」。

「蒲」文中又二段是：

「二十年前來這島上的，是一個激情昂揚的青年，眉上睫上髮上，猶飄揚大陸帶來的烽火，從瀋陽一直燎到衡陽，他的心跳和脈搏，猶應混和抗戰遍地的歌聲，嘉陵江的濤聲，長江滔滔入海浪淘歷史的江聲，二十年後，從這島上出發的，是一個白髮侵鬢的中年人，狼煙在對岸，長江的濤聲，在故宮的卷卷軸軸，在一吟三嘆息的『念奴嬌』裏，舊大陸日遠，新大陸日近。」

「蒲公英的歲月，流浪的一代飛揚在風中。風自西來，愈吹離舊大陸愈遠，他是最輕最薄的一片，一直吹落到落磯山的另一

面，落進一英里高的丹佛城。」

余光中在「蒲」文中的以上三段文字，他表達得最明確的是：在生命上，他是從一個激情昂揚的青年，演進為一個白髮侵鬢的中年；在生活的地域上，他是從舊大陸（中國）的故土，走向新大陸（美國）的異鄉。

因此，他嘆着：蒲公英的歲月，飛揚在風中。

這種表現在文中的思想和情感，正是一種發自自我，而又超越自我範疇，超越於視野以外，到達心靈的視域。

散文的廣度和詩一樣，不是表現形式上量的顯示，而是作者在作品上顯示出心靈的幅度和精神上的一種際際。

——作者的心靈活動幅度有多大，其作品的廣度就有多遼闊。現代散文和詩都重質不重量；重密度不重體積。因為詩與散文都不必在量上去爭勝，也不必在體積上去造成一種使讀者留下一個印象，更無需和小說、戲劇在量和體積上去爭一日之長短。詩和散文所尋求的是「質」，是「密度」。

密度不只是形式和語言的簡鍊，而是內容的「密」；這種密是作者的思想情感經過思考嚴密的錘鍊，不再稀薄，不再散漫，而成為一種極精緻的固體，如百鍊之鋼之具有密度。

「一滴酒精必然蘊藏着無限生活的總和。」這是法國作家安特烈·紀德的名言。詩與散文的質，正如酒精，是從生活中蒸溜出來的具有密度的一滴。

現代藝術作品之中，最後也最重要的一種「壓縮」，就是「價值壓縮」。——不在體積，而在密度。

例如「價值壓縮」表現於繪畫中的，就是對於大小物體一視

同仁的態度。這種態度，可說是一種純主觀的態度，像大畫家塞尚，他在繪蘋果時，他用繪山水的同樣情緒來作畫。因此，他所繪出來的蘋果，都和每一座山崗具有同等的價值。這種同等價值，就是藝術作品中的同等密度。——作者的思想 and 情感，經過一度思考的錘鍊後，變成「形」「神」一致的創造；這一形式表現出來的，不只是形式而已！更是形式的真髓。

現代散文與現代詩之所以愈來愈簡鍊；就是作者將其內容（質）和語言（形式）經過了極度的壓縮，使作品具備了一種一定程度的密度——身密（內容、本質），語密（語言、形式），意密（思想、情感）。

這種在現代散文中的「密度」，當代的一些已經在寫作上有了有一定藝術程度的散文作家的作品中，隨處都可以找到的。我們就在余光中的「蒲公英的歲月」一文的第一段中抽出一小節文字來看看：

「……：此間事，在他走後，就好像身後事了。當然，人們還會咀嚼他的名字，像一枚清香的橄欖，只是橄欖樹已經不在這裏，對於另一些人，他的離去將如一枚齟齬拔除。牙痛雖愈，口裏空空洞洞的反而好不習慣。真的，每一次出國是一次劇烈的連根拔起，自泥土、氣候，自許多熟悉的面孔和聲音。而遠行前夕，凡口所言，凡筆所書，都帶有一點遺囑、遺作的意味。於是在國內的這段日子，將漸漸退入背景之中，記憶，冉冉升起一張茫茫的白網……：」

余光中這篇散文，雖然體積（字數）大了一些，總有三四千字，但不論深度、廣度、密度都具備了一種必需的一定程度。因此，我們在文中是無法，也不能在任何地方，作一次割裂性的割去一段的，因為他這篇散文是一種繁複的組合底表現。割去一段，（他，余光中）就會變成一個有了殘缺的形象了。

就以上這一小段文字來說吧，「此間事，在他走後，就好像身後事了。」此間什麼事？作者不必說明，任讀者去想像、去捕捉、去推斷。「對於另一些人，他的離去，將如一枚齟齬的拔除。牙痛雖愈，口裏空空洞洞的，反而好不習慣。」是那一些人？

他離去後，為什麼那些人雖如病已痊愈，又為什麼反不習慣？「而遠行前夕，凡口所言，凡筆所書，都有一點遺囑、遺作的意味。」遠行前他所言、所書的是什麼？為什麼會帶有遺囑、遺作的意味？作者也沒有說明。這些都留給讀者們來慢慢咀嚼、細細思索。

處在這個動亂時代的一個高級知識份子，他的血管中蘊藏着一股屈氣、憤氣、怒氣和浩然之氣，混和着一種對國家、民族的熱愛和傷感；當他一次劇烈的連根拔起自「自己的泥土，自己的氣候，自己許多熟悉的面孔和聲音」時，你說，他是壓縮了多少情感和多少的思緒？

以上這小段文字是這樣的緊湊，這樣地縝密，無論在思想、情感、語言上都毫無鋪陳，毫無浪費它的密度。我們讀着時，總可把它一絲絲，一點點地分解開來的。

現在我們又來看看鄧文來的散文「祝融觀日」的最後一段：「……：紅日爆然一下跳出地平線，光芒四射，照澈羣山。大地醒了，萬山似乎有一片隱隱的雷動聲響。這時候，雲開霧散，縱目遠眺，萬峯臣朝，羣峯之下，碧野千里，洞庭似幻，湘水環帶，使人胸襟開朗淨化，萬慾全消，整個的生命似乎都被這宇宙的神奇景象所溶化了。」

鄧文來雖是一位小說作家，但他的散文也是十分出色的。這篇散文總共只有四百個字，而只用了這段一百二十個字的文字，就把南嶽衡山的七十二峯中的「祝融峯」上，在觀日台觀日出的剎那神奇景象寫活了，寫盡了。「紅日爆然一下跳出地平線」，「大地醒了，萬山似乎有一片隱隱的雷動聲響。」只是這麼的一小片句子，在句子中蘊藏着的，竟包含了日出時大地的甦醒和萬物活着的形象。而「萬峯臣朝，羣峯之下，碧野千里，洞庭似幻，湘水環帶」。這一段又再把日出時那種至高至尊的形象，以「萬峯臣朝」四個字形容盡緻。更把衡山之高、之偉、之秀，壓縮在「羣峯之下，碧野千里，洞庭似幻，湘水環帶」的十六個字中。

這樣地把龐大的景象壓縮，就是散文中一種經過作者的思想

過濾底密度。

我們再來看看台北詩人羊令野的一篇簡鍊散文：

「山給我們一種仰望之情，無比的豐盈與堅厚，就從您的胸際成長；仁者啊！站在您的面前，我將無憂。

水給我們一種活潑之思，無比的溫柔與敦厚，就從您的心中流出；智者啊！站在您的面前，我將不惑。

五岳從我們手中升起；大海從我們眼中呼喚。山之高，水之長，我們就擁有了了一個有情世界。」

在形式上，這只是一篇一百一十六個字的抒情散文。可是，在這篇簡鍊、深厚、情濃的短文中，却蘊藏了不知多少的思想、感情和一個國家的土地上山高水長的雄偉景象。因此，我說這篇短文，是一篇具有多樣性，而且深具密度的好散文。

至少，我們可在這篇散文中，找到下面的一些東西：

在形式上，它具有了散文中的一種體裁：抒情文、哲理文、說明文、新聯語。

在內容上它既詮釋了我國著名的兩句格言：「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又認知了我國至聖孔子的三句哲言中的兩句：「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再以一种象徵技巧，宣洩出我們的故國山川，正等待我們去國多年的子民們，要用手的力把它們（五岳）從陸沉之淵再升起；用眼淚去呼喚它們（三江）從大海中回流。

這是一篇把思想、情感壓縮到無可再縮的深具密度的上乘散文——身密、語密、意密。

現代散文重視密度，是一種進步的表現。凡是現代藝術作品，都是以其簡鍊的形式蘊蓄著極深沉，極豐富的內容，耐人尋味，耐人咀嚼的。

現代作品，每一個字，每一行詩，每一個句子，都應顯示它們存在的功用；作者怎樣將其思想、情感作一縝密而深沉的含蓄，使它不流於空泛無力？那就要作者必須把豐盈的意念凝鑄在有限的語言中，以構成文學作品中應有的密度。

詩和散文的密度之形成，總是由博而約；由繁而簡；由演繹而到歸納；由粗糙而到精微的。切勿把思維的運用和語言的運用

作一種斷然的分割。

一件藝術品的內容和形式，正如生命和肉體的不可分割一樣。因此，創造詩或散文的密度，必須要兩者同時進行。也就是說，一篇表現技巧高明的散文，必然是它的質的密，和形式的量，至少也是相等的。

#### 四、生活、感情、想像、境界

寫散文難嗎？不難。難的只是素材的取捨，枝節的剪除；也難在意識流動的捕捉和組織，情感的表達和節制。把龐大的人生百態都搬進一千二千、三百兩百，甚至數十個字的文章裏，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根本上也不可能。因此，我們只能截取社會諸般現象中，某一個突出的現象的一段或者是控制一個橫斷面和縱剖面。

一個人的生活感受是複雜的，喜、怒、哀、樂、前因後果，交錯呼應，縱橫盤旋，非識其事、通其理，是無法談文章的。「美」與「醜」並存，「善」與「惡」同在，「是」與「非」並列。這些擺在人面前的社會百態，使人生顯得光怪陸離。文學作者必須以慧眼和熱心，熱情而冷靜地去探索、去思考、去組織和表現。這真是一種理智和熱情並用的「苦役」。

任何一種文學作品，都不可能脫離現實生活而產生的。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現實生活總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而表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又為什麼常常是美好的？這是一個寫作上的老問題，也是一個相當困惑的問題。

例如：一張頗引人懷念，而時時都想親自跑去一餐秀色的杭州西湖保俶塔照片，有山光水色，有蒼松古剎；有塔影亭亭。然而，等你實地去看時，也許只有一片榮枯不一的樹林，兩個南北對立的土丘，一大湖並不十分清綠的水，幾條日久失修的什麼蘇、白諸隄，幾個被風雨侵蝕而顯得有點淒淒寂寂的古廟，加上一座高而殘破的尖塔而已。遠不如風景照片上的清快、美麗、動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可分為兩方面來解釋：（一）實際看到的，是大土丘，不

清的湖水，枯樹，破廟，殘塔，這些只是一種素材；（二）風景照片，便是經過剪裁、組織、佈局之後的作品。而在一連串的製作過程中，我們不能忽畧的，是必然已加入工作者的感情和想像。

賦予文學作品以美的，有兩種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美的感情」和「美的想像」。作者如果缺乏了這兩種基本的、高級的修養，無論如何也寫不出美好的作品來的。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這兩句話雖然只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詩中境界的見解，但用來對散文的品評也是很恰當的。

散文最重境界的表現，境界越高，作品的藝術價值也越高。因此，散文可以抒情，可以說理；抒情與說理並不衝突，而且相輔並行；任何形式的優秀散文，必然是情理兼顧的。

有情有理，合情合理。情理是相通的，最偉大的理，離不開最實在的情；最偉大的情，也離不開最真實的理。

抒實在的情，說實在的理，是優秀散文創作的不可缺少的兩大條件。真情實理，表現在作品裏，就是一種動人的力量；這種力量，似乎只能意會，而不可言傳。而這種美感和力量，滲入心靈，久久也難淡滅。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越是高級的散文，就越有高級的境界。兩岸猿聲是眞有其物其聲的，只是山高林密，不見其形，而確實聽見猿聲，山鳴谷應，迴旋不絕；快水輕舟，雖已過萬重山，而猿聲仍猶在耳。這如詩似畫的空靈境界，就是一篇好散文的最高境界。

根植於生活，而又要超越生活。一個人的生活不一定是長久地局限在某一個境界中的，事實上我們有時是獸（自然境界——物質的），有時是人（人性境界——道德的），有時是神（宗教境界——精神的）；不過是人的時候比較多而已。文學家亦然。他們的作品也往往表達出多種不同的境界，也只是表達人性境界的時候較多吧了——寫人的基本情感，寫人生中的悲歡離合，發

掘人性，感動人心，蘊含着一些道德意味。

在文學裏，境界也並不是一切。一篇作品之成功，是必須有賴於其他條件的輔助的。如取材、遣詞、佈局，在文學藝術上都是不可缺少的條件。境界只是作品中的一種趣味，是不能強求的。在某種環境中，自有某種心情，因而產生某種境界。李後主詞：「奴爲出來難，教君恁意憐。」描寫得的確細膩透澈，但境界不高。而禪偈中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在心頭，便是人生好時節。」境界是高了，可是平鋪直叙，也不是一首好詩。再看陶潛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種境界之高，真是意味無窮了。

### 五、一篇作品的成熟過程

如果說，信手拈來便可成一篇散文，這就未免太把散文藝術看低了。實在的，從生澀到成熟，從成熟到圓熟，再從圓熟回歸到簡樸，正像一枚果子的成長一樣。這就是散文作品的成熟過程，也是一位作家在思想和情感上成熟的過程。（完）

（一九七四年元旦定稿於九龍）

## 編者小語

△本期封面「內明」二字承台灣名書畫家 容天圻先生題贈，謹此致謝。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續稿未到，暫停一期，希讀者見諒。

△本刊爲求至善至美起見，自本期起，特將圖片說明，用中英對照排版，以饜中、外讀者。

△本刊社址已遷新址，今後凡與本刊有關之稿件或其他的函件，概請惠寄新址爲盼。

# 叔本華批判

(上)

胡信田

一件事情——尤其一個思想，如不作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人云亦云，研究一輩子學問，把握不住一個原則，不知道自己站在什麼立場。就像海裏的浪，牆頭的草，惟風是從。在層面上看似活躍，可是充其量，僅能作到一個十足卑俗的「學棍」，因為其中沒有生命、工夫、深度。

東方學者，尤其以耳目當心之士，異口同聲的說：「叔本華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就這「悲觀」二字，將叔氏探自柏拉圖、康德、佛陀思想精髓調合而成之菓實，棄之如敝履！這位十九世紀西方的巨星，其智慧之光從歐洲的波蘭射到亞洲的崑崙的山頂上，如同白晝。它的光源是本性的、力量是綜合的、發揮是整體的。使你如從五里霧中，發現了事實。

依我的看法：叔本華是一個絕對的樂觀主義者，叔本華崇尚意志，因意志是衝破相對轉入絕對的契機，多泉的水，由一個缺口噴出，蔚成奇異壯觀。

## 一、絕對的樂觀主義者

要是說世界上有沒有肯定、唯一、絕對的話，那要看你天靈蓋裏面的潛德幽光，能不能以經驗的斧鎚砍破它，使它與上帝接通，使它成爲活水，不舍晝夜，如日月之前邁！要是說什麼根據，那你的思想永遠是一盤剪貼的錄音帶，你的身體是靠尿維生，呼吸完成靠氧。試問：太古誰爲師？

有些人連「良知」發現與存在都不知道，所知道的只是一「雖非不對，亦非無由也」的鄉愿說。如他眞明白良知是個內在呈現、直下自覺、當下肯定，則絕不會把中國哲學史從孔子說起。

叔本華之被名爲「厭世主義者之集大成」，是由于他所宗的

三位代表人物有關，但是這三位代表沒有一位是「悲觀者、厭世者。」柏拉圖的積極思想，在於改造濁世而躋于理想之世界；康德的積極思想，在於超越主義之入世觀；佛陀的積極思想，在於苦我樂人，若蓮因淤泥滋培，方得清淨光潔之模樣復出世間。

先說柏拉圖——柏拉圖思想即爲蘇格拉底之代表。西方思想儘管說法有些地方與東方同，眞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了。但是下種既異，終不能變桃爲李。故西方人之精神表現，事功要求與東方相同，若白晝之與黑夜。東方之文化，譬如黑夜，但黑夜能生出白天；西方之文化，譬如白天，但白天却生出黑夜。按人類的努力與希望，都希望能由黑暗到光明，寧肯少年苦，不願老來悲！就以最說空的佛學來說，它是要真空而不空，空中生妙有的。柏拉圖之思想，具體說來，集希臘諸賢之大成者，此中有兩股力量最爲顯著。在「理世界」是來自潘曼尼德斯的唯哲學；在「事世界」是來自海拉克萊托斯的唯變哲學。潘曼尼德斯認爲有無是相對的，一切道理是不會無能生有的，有不能由無生，如此，有即無始。根據中國學術研究之道，凡未有始者亦必未能有終。縱令某能善說巧辯，但此一關在中國是通不過的。信不過就是信不過，不可巧辯。巧辯則僞。縱令信不過，可尊讓而不可毀傷。毀傷小人也，尊讓理之如此也。海拉克萊托斯認爲唯變無住，此說與中國之天行健一意相近，如此，吾人始相信世界一切爲自強不息，變動不居之世界。由于這個關鍵所在，柏拉圖便肯定了「長流永變之世界中，求有一不變常住者必無是處。」剛送走西沉的太陽，又仰望東昇的明月，於是理世界（潘曼尼德斯）與事世界（海拉克萊托斯）兼而容之。柏拉圖之綜駭名實，兼收並蓄，不失爲突出



人物，海量聖哲。

綜結說來，柏拉圖以「理」爲正，以「事」爲副，如人身上不潔淨易生皮膚病，他則大胆的用理去設想，是否組織被某物破壞？某物爲極小之物，非有顯其某爲大之鏡不能見，不能知。此理此事愚者日用而不知，若非將此種經驗的知識訴諸經驗則不能信也。這一以理（設想）爲主，以事（求證）爲副的柏氏方法論，至今無以移也。

次說康德——大要言之，康氏的思想是出世的入世論。凡事乞求認識，從認識中找其性質、作用，然後以行爲（道德）問題作爲依歸。依我的看法，既是求認識，認識必經過判斷，判斷含本性。本性與彼性合謂之認識，而認識也就以歷史與經驗的交織而成爲一個點，這個點包含了條理、統一、綜合、目的與永恒，這個點的構成，不存于已知者之平，而肇始于自身之內。以「判斷」一言，本無希奇，一八〇四年前，康德在世，以分析與綜合來判斷事物爭取結論，主張一切知識都是經驗，而經驗又祇有從純粹概念中得來，蓋本體界和現象界的相對，不能構成認識的對象故。我也用判斷來獲取真理，由于二人的時代背景、個人環境、應用方法的不同，所以結論也有差異。康氏在大學時代爲其業師克努稱所嘉許，鼓勵讀牛頓之書，因此對數學、天文、物理亦極喜愛。而我則以信心、毅力與悟性，得益于程子之道問學與陽明之尊德性。是以通西方之生命者蘇格拉底能之、康德能之、叔本華能之；通東方之生命者，軒轅黃帝、老莊、孔孟、宋明諸賢能之。胡適破壞文化、汪精衛當漢奸、李宗仁晚節不修，此三人乃二十年來中國之罪人！胡適一生教人弄考據、寫傳記、講科學，其實他的學問中，那有諸子百家、宋、明諸賢的「義理」與「神性」？無神性，他們的心靈皆是光板；無義理，他們不知道人格的高低？只知道金錢、權力。因此，他們的學術，只有理智的僵硬，而無感情的融洽。處處以軍政、開會、旅行來講話、寫作。給人的影響是懷疑、自衛、苦難！而沒有中庸、和善、快樂！吾人今日追求西方的知識，千萬莫忘了自己的根本利益。

康德思想以其先超越而後入世，超越是憑理性，入世是憑知

識。所以研究康德之學，從理性知識上下工夫，即達到人生價值的目的。有人把康德、陽明予以研究，也是有高見的。不過，陽明志在聖賢，故對先天之道信之彌篤；康德志在知識，故對後天之學行之甚力。志在聖賢，要作第一等人與第一等事。然此第一等人、第一等事，指在成德，與美國之第一夫人、世界之學位專家所得之知識截然爲二。康德志在成智，我看程伊川與康德較陽明與康德更近。理性之學爲中國文化核心，理性之知用之于倫理學——中國特注意于此——則爲道德、良心。中國之學，多爲膚淺之士誤之，恒云中國是禮義之邦，于智慧之知鮮言之。豈不知：中國之學問，向以智、情均衡見稱，譬如手掌，一面手心，一面手背，分而言之如此，合而言之如彼。彼，一也；此，二也。中國之文化，向以理智支配感情；以精神先之，物質次之，心物合一，情理兼備的。孟夫子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按：是非，智也；惻隱，仁也。仁，是感情的宗稱；智，是理性的別名。

三說佛陀——佛陀本來德行圓滿，智慧至高，祇因他棄王位，別塵世，到那菩提樹下，獨坐苦思，幾至命絕！又以年代久遠，佛經深奧、傳遞非人或良師難遇，四種原因造成佛經難懂的弊病，于是有非佛、謾佛之舉。佛陀立法，雖上上人，亦以下下人之法爲範圍，故能無弊！佛陀的思想，是以空理爲體，以輪迴爲用，無用則體不見，無體則用不生。體爲氣脈，用爲形象，佛陀這空理——體與輪迴——用，二者亦曰有、無或心、物，簡言之體，是一種呈現、自覺、肯定，而用是一種觸摸、他覺、假定（註：體、良知靠自己不可假定；但物可）。二者是心物合一、體用一致、無始無終的。佛堂好比青天，高不可測，多不可數，可量力而賞，絕不能否定、割損，因爲殘缺、敗落非佛法也。天無所不包，佛法亦然。故佛陀的生命學問之組成是：人有八識，即知識也；前五識名眼耳鼻舌身；六意識；七是末那（即傳送識）；八是阿賴耶（即含藏識）。生，八識來之最先；死，亦此識居後，七六五識居中次之。無異，八識是人的意識。經云，壽煖識三者常不相離。蓋人身有煖，即識存在，壽尙未終故也。就這八

識在，包含了使七百七十五卷般若經的精髓、大小顯密佛學的核  
心，空理的週流六虛，輪迴的循環不已，構成了廣大、真實、生  
生的有生命無生命的極限。存在於宇宙，古往今來，未曾稍息。

佛陀當初由有入無，由無返有，不受有無的局限，而受有無  
的神佑。是以研究佛法有上品、中品、下品，性分鈍利。佛法最  
忌的是虛偽與傲慢，如此，縱唸佛、用工夫、研究只是充斥門面  
而已！往往會弄巧反成大拙，騰空反墜深淵！故信教之人，要誠  
、要行、要愛。非此，則謂口頭禪了。

叔本華思想受柏拉圖、康德、佛陀之影響，終成他以悲為形  
態、以樂為實質的人生。世人以樹木當了樹林，一如以貌取人。  
人心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那能一位大哲學家，就被一位或  
多位有悲觀的小人物——聚蚊可以成雷，象口可以燦金，就這樣  
，叔本華的靈魂，被這些醜類連牽帶踢的趕進悲觀的一角。雖然  
悲觀，但不黑暗，處處發散着光亮，及如何過愜意的生活，這是  
他的表現與作為。叔氏一本名著為「意志與觀念之世界」，該書  
在一八一八年出版，各方面的反應極為冷淡。他還送他母親一本  
，他母親說：「你的書根本不能推銷。」叔本華反唇相譏的說：  
「妳的著作，連堆破爛的屋子都不藏一本的時候，誰會讀它！」  
他母用力把他推下樓梯，叔本華嚴厲的說：「妳會因我而留名後  
世。」又過了二十六年，叔本華自信該書極為重要，又請商人出  
二版，未出三年，該書已獲得正確的批評，而世人每論及叔本華  
時就提到他的母親——約哈娜·亨利得。

事實勝於雄辯，我想以「愉快的生活」為題，來說明叔本華  
的真實人生。

叔氏一生自信：

「別人的頭腦，絕不可能是你真正幸福的安身處。」

天才之所以總是性情憂鬱，主要原因，乃是因其智慧之  
燈愈光亮，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而透視了生存現象之  
悲慘的緣故。

康德以後，有一些詭辯家用野蠻神秘的語言，使時代的  
思想力疲倦，他們嚇走了哲學，使大家對哲學失掉研究的興

趣。」

叔氏的才華，如同夜空的閃電，海洋的燈塔，默默的、不斷  
的、勇敢的從死域裏迸出火花，連雄才蓋世的歌德也讚揚他說：  
「叔本華之文如行雲流水，說理層次井然。」為了證明叔本華是  
樂觀主義者，從他的生活和女人兩方面述之，較為妥當。

一個人處世，找出某方面的毛病，而不會走入毛病，此是科  
學的哲學家，精神的創造者。世人之說叔氏為「悲觀主義」，是  
只見其橫的分析，而未見其縱的深入。首先叔氏認為「世界是意  
志」，也就是說他的精神一元論也以意志為基礎，可是悲觀主義  
並不是一元論的。雖然叔氏認為人生如何地悲慘！可是另一方面  
他又好好的活着。我堅信一位真正悲觀者，他的工作消極、發牢  
騷、不滿現狀，到憂鬱或自殺、不洗澡、不理髮、骯髒才對，而  
不會同一些有思想的人在一起，而自己創造自我，過優美的生活  
。悲觀固然不好，可是知道他不好，這才是兼好。布拉德勒說：  
「在一切都是壞的，我們能知其最壞的所在，這又是一件很好的  
事了。」除哲學外，叔氏又近于藝術和宗教，可說是一位有創造  
性、獨立性、穩定性的大才。

叔本華看不起女人，與拿着鞭抽女人皮股的神秘人物尼采大  
異。尼氏是一位怪傑，叔本華是一位奇才。二人好比西方的月亮  
與太陽，使太空永遠有光明照向人間。叔氏平生與母不和，叔氏  
比較拘謹嚴肅，而其母是位小說家，可是他的父親身體像個油桶  
，面貌寬廣，兩目突出，鼻子朝天，個性粗魯，耳朵重聽。但有  
生意頭腦，五十八歲之年，忽然喪失記憶，自殺身死。此後他的  
母親便開始了她的獨居生活，以前開文學沙龍的舊雨新知，仍然是  
她的座上客。叔本華又是個嚴肅的哲人胎子，兩人的生觀大相  
徑庭。她寄兒子的信說：「為了維持我們母子之間的感情，最好  
我們不要在一起，當然，偶而我這兒作客時，你可以是個客人  
，但你不可以干涉我的私事」云。無異，這位善詩能文的俏寡婦  
，文學沙龍，就是談情說愛的場合。老夫婦，一個自殺，一個瘋  
狂以終。叔本華與其母最不愉快的一次是：二人在樓上談話，聲  
音越談越大，情緒越談越壞，結果叔本華被母親用力推下樓來。

叔本華撲撲身上的泥土說：「妳會因我而不朽。」會幾何時，叔本華名滿全球，愛屋及烏，而他母親的聲名也真的不朽了！一位研究學術的人，對不忠實的商人、虛應故事的女人，不管有何關係，心底筆下總是討厭之至。這也是叔氏對女人沒有好感——特別是母親的影響。其實叔本華並不討厭女人，而又討厭之，實由于女人嚙唆、短視、自私，會妨害他的構思、閒適、健美的生活。叔氏好看戲、看花、愛吃，往往愛得不忍離，他歡喜寂寞，閒暇是唯一的幸福。四十到七十這三十年中，與他作友伴的是傭人和狗。由于心思純潔、生活安定、力量集中，因此他很會吃，也很能吃，於是他造出一個自嘲的語調：一個酒量大的人，絕不是一個傻瓜。在法蘭克佛城，他天天到英國飯店吃飯，能吃會吃引起別人的注意。他向注視他的人說：「先生，你大概是驚訝我的食量吧？我吃得比你多三倍，但我的腦力也比你高明三倍以上。」在中國的中庸來說，實在是「狂」。凡是自負的，我國古代謂之「狂」，今人謂之「神經」。昔梁漱冥在狼狽之際，信其子謂：「吾若死，歷史必倒轉，尚有若干書，當世無人能寫」云。國學大師熊十力指其「發瘋」，梁回信曰：「狂則有之，瘋則未也。」例如：

我真希望全世界那些不學無術，沒有任何特長的人，完全不存在。——叔本華；

只有沒有用的奴輩才謙遜。——歌德；

像費希特、謝林、黑格爾諸人，都應該取消哲學家的資格。

——叔本華；

叔本華輕視德國大學校內的學者，是使他們深惡痛疾叔氏的最大原因。——尼采。

世界最自負的人就是把生死問題識透的哲學家。別人不諒，也不會因此而改變主張。觀以上叔氏、歌德、尼采之話信然。

把問題識透、使身心自由、能堅持意志，此三者是哲學之為哲學家的靠山和背景。消極的人不會說積極的話，積極的人生來自思想見之行動。瞭解生命的幻滅，是最公正的入門。像中國的老莊，前者與人不爭，後者在太太的靈前鼓盆而歌。這表示熱中

的人羣裏淋一些甘雨，不是很好的嗎？何必被視覺攪亂了心靈呢？近人胡適教人寫傳記立小我，扎起感情，拿出理智，把中學生、白癡弄得六親不認，而他聲譽鵲起，躲在角裏看人生。這是雙簧式的哲學，可怕可恨！

## 二、崇尚意志因意志是衝突相對

### 轉入絕對的契機

天天為生活忙碌，容易忽畧生命的智慧，在紛紜的世界裏，要想長久保持警醒的精神，捨「意志」莫屬？蓋「意志」是人的精神中僅有的永恆不變的要素」之故。也唯有有意志的行動，才能提煉出性靈。從性靈上扎根的人，還會悲觀嗎？學術這東西，是存之名山，傳之其人而後知的。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如同海洋的沉石，你在驚濤駭浪中潛下去摸一把，同在光風霽月中乘特殊的工具用儀器從容的觀察不同。何況一些極平庸的書獃子？動輒以地位、金錢、感情來同學者計較。熊十力一介匹夫，抗日期間，衣食不繼，然他能伏在四川的破廟裏寫「讀經示要」，使五十年來之國運不墜，學術放一線曙光，繫億萬人心于斯世，何其壯也。而認識熊氏者為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而牟、徐、唐三人為當代學術之正人，學術千年，何其立言之不易？昔有人謾謗川端康成，川端大言不慚的說，「某要讀我的書四十年以後才能懂」。瑣碎的生活小說，尚如此難懂；況天人之際的哲學？叔本華以為幹才像腕力強的射手，能射到常人所射不到的鵠目。而天才呢？他射的速度常人沒有見到它的來龍去脈，只有等待後世子孫才能發現。威爾說：「平常人對最高的道德，毫無所覺，而只讚美那些平庸、低級的東西。」佛家說的上品、中品、下品蓮花是也。

沒有前提的東西並不存在，信仰起于認識，而天才的根本條件即是「感受性非常強烈」。可是平常人是魚見食餌不見鈎，只見利餌不知害！所謂「感受」唯有信仰堅定、仰觀俯察、民胞物與的全人才能之。是以意志昂揚的人，處衝突而超衝突，由相對

而入絕對的奇才大智。此非學而得，全由悟而入。

叔本華在衝突相對、轉入絕對之際，一生所運用的大法定則，是：感覺與概念。

也就是說，個體的，由感覺而得；羣體的，由概念而得。由概念而得的爲形上的、哲學的、高級的；由感覺而得的爲形下的、藝術的（強就之）、低級的，叔本華終其一生的評價是位天才中的奇才。何以故？從他的專論及行動上，可以體會出他的偉大和不平凡。像他談天才、論本體，都能談得有聲有色，從空抓住，甩到地下，從地拾起，拋到天上，都能應天順人，合乎常情。故。

天才異于常人的地方：

「天才就是智慧的自由活動，

悲中有樂，喜中含悲。

天才的生活是孤獨的，因爲天才原本就極少數，所以不容易遇到知己，和常人相處也顯得格格不入。

樸素和崇高的純真，也是天才的基本特徵。」

崇尚意志的人，全是不受情感的束縛，專門過進退自如的生活。有人說哲學是智慧遊戲，一點不假。如非這樣，感情、利害、矛盾無由排除，遇到看法與作法上的不協調——相對衝突起來，他就不可能在紛亂、斷滅的世界裏，找到條理、本體、目的與永恒。從多歸于一、相對入絕對之歸宿的人生。

惟有這樣的人生，生活才能悲中有樂，喜中含悲，使生命均衡，過自由自在的人生。至于叔氏說天才的孤獨，孤獨並非不快樂，例如和尚、神甫、隱士惟一的快樂就是在「孤獨」中獲取寧靜的至樂。世間本沒有孤獨、少數、知己——而格格不及，此叔本華之見解尚未通透。凡識不通透，行必彘扭，容易被人誤認爲悲觀……。人雖同爲穿衣吃飯之肉體動物，然思想能辨別，行有選擇，則類型判矣。人世間猶如天上之星球，大小類殊，各不相害，各以其性質異，而其作用亦不同，在此情況下，自然如同人走路一樣，他的老師在法國，雖經曲折的航路，他中途也不會作目的的停留。這點叔本華的天人思想不夠清澈，余認爲其「意志

凝聚有餘，而其通透不足」。于是造成他的「不容易遇到知己，和常人相處也顯得格格不入」的結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來研究：叔本華說：

「在思想的世界中，只有精神，沒有肉體，也沒有重力的法則，更不會爲窮困所苦。」

從此看看，叔氏看過佛經，但未修持，因此他把心、物分成截然不同的對立世界，他不懂得佛學中之空理，所以他想離開現實與具體的事物講空談玄，結果陷於泥沼，可以列舉五大證據，說明叔氏不懂佛學中的精華——真空妙有。

1、他自從離開威瑪之後，都是窮居獨處的生活，戀戀不忘的將他的論文，在一所好的學府提出討論，以便改善生活，與黑格爾抗衡；結果一八二一年和二二年在柏林大學當了兩年的「額外講師」聽衆寥寥，很不愉快的離開柏大，重遊意大利。

2、一八三一年，柏林地區發生霍亂，叔本華，黑格爾分別逃避，黑氏返回柏林，未久，死於霍亂！而叔氏逍遙於法蘭克福，研究了二十二年的學術；結果，名利雙收。

3、一八一九年秋，叔氏三十一歲，正在意大利欣賞藝術，突聞在但澤的投資公司，將要破產，他回德國後，像一隻老虎似的向公司爭論，不日把財產悉數搶回；結果，他母親和妹妹的錢，由於不聽他的勸告，公司就倒閉了！

4、一八二一年春，叔氏在柏林，某日見女房客瑪露克杜（四十七歲，業裁縫）同朋友喋喋不休，叔氏再三勸之。她的朋友走後，她怨言叔氏無禮。氣得叔氏把她的東西丟出室外又罵她，繼之推倒她，就這一推，她的蠻牛的身體，斷了一隻右臂，柏林的霍亂沒有制服她；結果官司五年，叔氏以「行爲粗暴」，被判供養她二十年。

5、叔氏在睡眠時，身邊放着實彈手槍，在理髮時，不放心理髮師的剃刀在脖子上盪盪盪去。一但聞到時疫，便立刻遷居，到他處吃飯，隨身帶着特製食具，以免中毒。普通杯子是瓷的，而他的是皮製的，他的票據法、金子，分別置於舊信封和墨水瓶中，別人不易發現。

（未完）

# 讀大般若句

大般若經曰：

如幻有情 對如幻者 說如幻法  
 如化有情 對如化者 說如化法  
 如夢有情 對如夢者 說如夢法  
 甲寅元旦 偶成五言絕句 卽呈

家楨 二居士吟正 樵翁  
 真覺

譬如幻有情 如幻者情生  
 說法勸如幻 能教如幻明  
 譬如化有情 如化亦如生  
 說法勸如化 能教如化清  
 譬如夢有情 如夢學長生  
 說法勸如夢 能教夢者醒

家楨居士靜修三週 得句曰：

如幻有情 來如幻寺 拜如幻佛  
 如幻有情 聽如幻師 講如幻經  
 如幻有情 同如幻象 用如幻齋  
 如幻有情 看如幻臉 聽如幻聲  
 改成五言絕句四首 一併乞正  
 譬如幻有情 訪寺幻情生  
 奉佛如來拜 無情如幻明

譬如化有情 共仰大師名

宏法佛經講 傾聽如化清

譬如夢有情 如夢象人生

茹素齋堂淨 腹空如夢醒

譬如幻有情 如幻怒中生

息怒看人臉 悟聽如幻聲

(註)沈家楨居士「三週修靜報告」  
 見慧炬一一八期

## 能仁書院對聯述感

胡信田

▲能救衆生苦

仁風常普渡

▲靈德通天雪山成道

智出當世功垂億載

▲海角一柱撐起法相救億萬之生靈

法輪常轉薪火不滅傳千年之道統

## 旅臺詩集

胡信田

### 一、寄趙德三

德三與我小同鄉，彼此志趣常來往；

生逢大亂於斯世，風雨同舟相扶持。

### 二、夜讀感懷

獨對孤燈二十年，百折不回石穿眼；

雖未登上青雲路，筆底龍鳳齊飛舞。

### 三、東勢探友

東勢素居阡陌中，天壤古趣與人同；

老幼和悅迎遠客，猶憶童年故鄉情。

### 四、憶復與鄉

復興山麓有枇杷，遠眺青叢不見花；

南來年年食佳果，耕耘未識屬誰家。

### 五、遊金龍寺

假日獨遊金龍寺，半山遠望白雲馳；

蒼崖古木根盤石，似水禪心人不知。

### 六、又

青叢綵樹含春意，一路攀登不倦人；

山似蒼龍常伏臥，善男信女去來頻。

註：一首四十六年冬作于台中市，爲德三弟

賀春節的。其他五首爲五十九年夏作。

東勢在臺灣省桃園縣平鎮鄉，爲楊連偉

弟故鄉。



## 愛之谷

愛人呀！  
天已黃昏，  
月仍沉淪！我——  
孤獨的旅行在「愛之谷」上，  
濤聲干擾了聽聞，  
風雲阻隔了視野；  
荆棘叢生，  
處處陷阱，  
不見一絲光明——  
不能回顧，不能多想，  
如貓捕鼠，如狗追兔。  
把全力集中在一起，來克服眼前的  
危機！

\*  
愛人呀！我——  
不怕辛苦，  
能受委屈，

## ■ 浪 猛 胡 ■

從城市到鄉間，  
從平地到山谷，  
誠心造訪，不勝神往。  
盼望妳：

慈心恆照，悲懷常開，  
撥雲霧，阻狂濤，讓我——  
從陷阱步上邊岸，從荆棘步入大道。

\*  
愛人呀！  
冬去春來，  
否極泰到。  
在「愛之谷」的大道上，  
見到妳的面貌；  
在「愛之谷」的邊岸上，  
同妳握手談笑。

於今，  
荆棘漸遠，  
陷阱已去。  
回思昨日，  
珍惜今日，  
展望來茲。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三月七日完稿于  
台北報恩居。

## 深谷幽蘭

基隆河畔，  
指南宮前，  
青山隱入雲端，  
綠水繞過道南。  
每當黃昏日落，  
天上繁星升起，  
人間萬籟俱寂。我——  
踏着羊腸小徑，  
聽着微弱蟲鳴，

嗅着縷縷芳香。

獨步而入，好寧靜的天地啊！  
自由而想，好開濶的人生啊！

「蘭香？蘭香！」我在猜想：「她是真的存在嗎？」

竹葉兒飄搖，  
炊煙也裊裊，  
偶然聽到一聲犬叫；  
可是世外桃源？  
抑是遠離塵囂？

\*  
荒郊遇故舊的感覺。  
「竹葉，炊煙、犬叫」，引起我

\*  
念！  
青山與我為伴，  
道南、流水與我疏遠。  
深谷、澗水、松濤，令人有出塵之

松濤似琴，百聽不厭；  
澗水潔白，點塵不染；  
深谷無底，苦守不移！  
深谷之上，  
澗水之旁，  
松濤之下，立着一株——  
蘭者之王：

妳不用化裝，  
也不用獻媚——就有  
百鳥朝鳳，  
靈芝獻瑞，  
萬流朝宗。

蘭者之王啊！妳——  
處花卉而能競秀，妳——  
處深谷而吐芬芳，妳——  
處荒山而名遠揚！  
(民61、1、13晨，台北)

烽

火

黎

明

(三)

桑  
桑

二人走近來，莊紅：「你們三人猛用功，我對課本還未望一眼，不知我應怎樣做人對。」麗貞：「阿紅，你正在談及課本的時候還沒談完，何以一轉便論到做人去？勤讀對你有益，你不讀亦是你的自由。」阿紅：「麗貞，在這個時代我們還有自由嗎？」麗貞：「你的家長管束你太嚴嗎？」阿紅：「家長管束我們是應該的，但不會危及我們的生命自由。我知道你們三人是好人，不瞞你說。我們二人正面臨生命自由的威脅。」阿紅說後東張西望，看看附近有沒有人在偷聽。阿紅：「北方的特務正威迫我們參加他們的工作，若不就範，就對我們的家人不利，我們又不敢告訴家長知道，恐他們害怕。我們目前那有心機溫習功課，精神非常之恍惚。今日真好，遇到了你們可吐出內心的積悶，雖未能解決問題，但暫時可輕鬆一下。」炳清：「你不是想要告訴你的叔叔的故事嗎？」阿紅：「對，給你提醒。我的阿叔叫清標，在羅大的王朝還未被推翻的時候，亦正是和平後的不久。他正是青年時代，可惜不務正業，嗜賭如命，結果被祖父驅逐出家門，從此便沒有音訊，家人以為他已經不在人世，日常沒有提及。突然在幾個月前從好景市寄來一信，說他現在塑膠廠中工作，入息相當不錯，成家立業，兒女成羣。他還問及我祖父情況，他說現在他是另一個人，知儉識勤，已經沒有賭了。他叫父親千祈不可讓兒女去參加北方的游擊隊。」小萍：「爲什麼特別叮囑。」阿紅：「他是過來人。我就把他自己參加游擊隊的經過告訴給你們聽聽。當他給祖父逐出家門後，便四處遊蕩，在很偶然的機會走去擔當在中國撤退的部隊中，被繳械的扣留在美麗島上作翻譯？後來又覺得沒有什麼出路，於是轉去西北部碰碰運氣，參加了和好教派的軍隊中工作，此教派私人軍隊有五千多人，後來

又再轉去較北部的高良教派的軍隊工作，一路升到頭目，軍隊人數有二三萬人，可是多數是吸鴉片，身體骨瘦如柴，因那裏是出產鴉片，是他們的土產，故大吸特吸。吳亭厭登台後便向這些雜牌軍亦可說是烏合之衆，大力的掃蕩，潰不成軍，於是匆匆的撤退，我阿叔中途受傷，受到二面的包圍，一面是政府軍，另一面則是游擊隊的截住去路。當時政府軍的戰鬥力很強。據我阿叔信中所述，他所帶領的軍隊一路上還要擺下鴉片煙燈臥下來吸，所謂吞雲吐霧，這樣的情景怎是政府軍的敵手，我阿叔在英勇抵抗之下，彈盡人傷，倒下不省人事，隔了很久，發現身臥在密林的阿答小屋中，他信中這樣的回想當時情形。他可能受傷不省人事時被游擊隊所俘虜過去。當他醒來時全身麻木，眼睛張不開，眼蓬只能開成一線，所看到的東西都很模糊，用如豆點般的油燈作照明，光度很低，加上身受重傷，視覺更加困難。據我阿叔信中所述；救他的人，亦是俘虜他的人，是他現在好景市爲他生了一羣兒女的那位太太。」吳小萍不耐煩的問：「後來怎樣？」阿紅：「你們聽得太長會覺得討厭嗎？」麗貞：「我們靜心的聽你講，如果是討厭的話老早便走開了，會靜靜的聽你講古，快講，繼續下去，你是不是要講古費？我們大家來派。」阿紅即刻說：「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想看你們的反應如何，免費講古，說說笑，好，你們既然這樣喜歡，繼續講下去。這一小阿答屋，就是游擊隊的前哨的哨崗，大約七人左右，全部是女游擊隊員，這裏距離游擊隊的訓練總部幾日路程，全部是徒步，穿梭於森林中，一路很是危險。我阿叔由一女游擊隊員在看守着，等他神志較清醒時，便由那個看守他的女隊員，錄取口供，我阿叔不敢直認是高良教的私人軍隊中做頭目，我阿叔當時看到情勢不妙時，便

把身上所有的證件全部拋掉或者是燒掉，改作挑伏的打扮預備要逃走的時候，在黑夜中被亂鎗所傷。當錄取他的口供時，直認是挑伏，僞稱是被強迫來的，他是想欲取得從輕發落的減輕罪名，後來從談話中得知彼此原是同鄉，女隊員面紅紅的望着我阿叔，教他等會人來時，裝作很痛苦或是詐昏迷。女隊員還告訴他知道，她們的工作分配如下：一個無線電通訊員，一個畧懂救傷工作兼守門口，其餘五人分頭去刺探情報，偵查政府軍的動態，搜集後便在這屋子裏拍發電報去報告給分部知，再由分部轉達給總部知。我阿叔逗留那處的前哨去總部要幾日的路程。」吳小萍：「阿紅，你阿叔不是很英俊，女游擊隊員一見便鍾情，是不？」麗貞：「人家在講總喜歡打斷話柄，阿紅肖他的阿叔，小萍你就是那個女隊員。」小萍：「麗貞，你這個人說話無句正經，我不跟你說話。」炳清：「阿紅，勿理她，快繼續講。」阿紅：「我阿叔便問那個看守他的女隊員他是怎樣的被俘來的。起因女隊員是去追隻猴子；她的職責是守門口的，初時發現有個影以爲是奸細，手握緊手提機關鎗，靜靜的一步一步的探搜，不知不覺中越走越遠，不久猴子又再出現，於是無意再去搜索，正欲回營的當兒，忽聞有呻吟之聲，恐有詐，故不敢貿然走上前，只好就地的作警戒，不久又再爬進前看究竟，發現我阿叔倒在大石旁，雙手抓緊大石，四週沒有什麼東西。於是女游擊隊員用鎗指我阿叔，誰知他有氣無力的暈過去，只好背着他回營，其他的隊員還未來，不知有這件事。女隊員把經過告訴我阿叔知道後，便把二手反縛起來，她對我阿叔說：這是公事，不得已的，等候有機會才教他怎樣去做。據她透露給我阿叔知道；她的名字叫王娥嬌，是潮僑土生，父母是地道的潮人，在美麗府卅里附近作農場生意，養鷄和養豬，當時法國還未退出，她的父親有資助游擊隊的嫌疑，捉去後下落不明，母親每日以眼淚洗面。不久美麗府失守，美麗府之役舉世知名。母親所居住的農場地方被游擊隊沒收。她母親以爲有人會替她出頭報仇。誰不知所盼望的人員更是沒收她們的財產，在呼天不應，叫地又不靈，一氣便病倒而逝。當初那王娥嬌年紀還幼，便被游擊隊收留往後方收養，長大後訓練爲女游擊隊

，想欲報仇，當前形勢不能容許，成爲忍辱偷生。她在講給我阿叔聽時不斷的流淚。天色漸黑。那無線電報員背着電報機，手握着手輕機。王娥嬌聽到遠處有腳步聲，急忙的示意我阿叔，她便走出去，那一個女游擊隊員叫李清華，是王娥嬌的親密戰友，爲人有義氣，但外表面冷內心則熱，從她日後從旁的幫助王娥嬌和我阿叔，便可證明其做人的程度如何。王娥嬌重新編造故事，李清華急填報告，趁其他的隊員還未到齊之前，教王娥嬌之口供並怎樣作報告。不久，其他的隊員都回來了。敵人沒有俘半個，只有一大堆戰利品，有活生生的豬和鷄鴨鵝等。可說得戰績輝煌，共同料理晚飯後。大家來開會討論今日的事情。第二日的早晨我阿叔便被那七個前哨小組的游擊隊女隊員押解北上，他的雙眼用布蒙上，二手在前面縛在一起，前面二個帶路，一個用繩索他，四個在後作保護，我阿叔在信中這樣的形容那次被押北上，根本就不當是人類對待，他說森林中的小徑，就是睜大眼來走還很困難，何況被蒙上雙眼更加困難，雖日間在樹蔭下走動沒有太陽晒，但森林中那種悶氣是非局外人所知道的。口又渴肚又饑。蚊子又多，身又是被鎗傷，走動無力，走一步便跌下來，勉強的站立再走，有時還被石頭所阻而絆倒下去，後面跟着是皮鞭抽打。這一階段，我阿叔說是他離家後最痛苦的遭遇，簡直是非人的生活。差不多走了一日，來到一個地方聽到有牛叫的聲音，兼有其他的雜聲。有一會，被人用水由頭部淋下，精神一時清醒很多，我阿叔被帶到一座鴉答屋上去，解開眼布，女隊員遞上報告表退下站在兩旁。中央坐有三四人，面孔冷酷。我阿叔被審問很多次，在事前已經準備好的口供，事情亦就好辦得多，這一地方亦是哨崗，較大些。第四日到達游擊隊分部時，我阿叔已經不能走動，要用人抬他到分部。分部的組委同志看過報告表和它的審問口供記錄後，容許我阿叔在分部醫治。幸得他一路有王娥嬌粗淺的救治。不久身體漸復原後便開始思想訓練和游擊戰術訓練，此一系列活動正合我阿叔的個性，所以他的成績表現比同輩的人突出，又隔了不久便開始作破壞性工作任务，漸漸的得到信任，前王娥嬌那一組的前哨合在我阿叔這一組近五十多人，視任務的大小，



而增滅人數。我阿叔見到王娥嬌有說不出的興奮，有時偷偷的向王娥嬌暗道謝，但外表裝作若無其事，有一次港油庫被炸，那次便是我阿叔的傑作，經過這次之後，我阿叔受到上司的賞識，升為爆炸行動組的組長，於是王娥嬌便常和他在一起工作。出生入死的作破壞工事的任務，由於他肯用腦筋，故此很多的新游擊戰術由他創出來，工作繁重組織擴大。總部派出一姓武叫世其的政委作輔助，在那個姓武未到之前，我那阿嬌即王娥嬌和我阿叔的感情越來越密切，我阿叔時時刻刻都感她救命之恩。王娥嬌可能得到秘密消息，知道姓武這個人是不可惹的，暗中自己作打算。有一日，忽然王娥嬌對我阿叔說她很有意往北方大國那裏再深造游擊戰術，她叫我阿叔將來她去後亦要學她一樣的申請去深造，叫他不要細問情由，將來便知道，但我阿叔聽後，一時不知應怎樣才是，呆了半天。那個政委同志武世其，一段時間後，發覺他們的戀情，他不知王娥嬌已經申請深造獲准，自從武世其來到我阿叔那組做事，我阿叔成績大不如前，一次組織的行動被政府軍包圍，差些全軍被消滅，損失了不少隊員，事實是武世其出錯主意，誤了大事，武世其反而乘機打報告，叫我阿叔自我檢討，就在這個時候王娥嬌北上，去北方國深造去，武世其想欲阻攔來不及，王娥嬌出示總部證明，令到武世其低頭無語。我阿叔被武世其陷害預備押上總部，料想不到比他更先一步，總部已經先派人來調查，武世其由原告變成被告。這一切事後才獲知悉，全由李清華向上司作正確的報告，暗中助了我阿叔和阿嬌，我阿叔暫停工作任務，於是乘機申請往北國深造獲允，此時方悟到王娥嬌和他說的一番話。他乘長途汽車到了邊境，在邊境辦理入境手續，便在下四府過夜，翌日便起程往訓練營，據我阿叔講，汽車是日夜不停的，過站換司機或是換車，順便下車點心，同時辦些私人小事。有二日左右到達世界游擊訓練總部，那裏風景很好。多山，氣候很溫和，一年四季皆春。他在信中透露在訓練營的同學中有南洋的國家中人，為數很多，亦有非洲人的黑人，有阿拉伯人，有白種人，有南美洲的人。暗中不斷的尋找王娥嬌，可是找來找去都找不到，令他很是失望。有一天是放假，我阿叔無聊在宿

舍中，忽然有人來宿舍通知他，說操場門口有個女子找他，急忙的出去一看究竟，遠遠的望出門口有個穿藍衣服，頭髮是梳成雙辮子，臉上笑咪咪的用手向我阿叔在招手。我阿叔興奮的跑步出去。她正是王娥嬌，二人手拉手的往那山明水秀的河邊漫步，大談別後的情況。吳小萍：「阿紅，你阿叔後來怎樣會去好景市的。」阿紅：「我阿叔當時的身份是特殊的，故此二人在河邊談話沒有人去監視，他倆面對的是盤裁般的景色。身雖如在畫中，又似在詩境裏，但當內心有問題，不能解決的時候，任何山明水秀都是假的，那有心情去欣賞，他倆就利用那種環境，相量如何往好景市的計劃。他倆還參加過大清算的場面，令他內心起了很大的矛盾，招牌雖然掛起為人民，廣大的人民生活還是極端的難苦，他看到那些善良的農民腳踏在黃土上，他們的耕種方法是守舊的，他們的教育幾乎是等於零，可是他們的誠實、謹慎、良善、勤儉，却給人目為是落伍，這是舊傳統的腐敗和墮落的一面，我阿叔發現他們仍有可珍貴的一面。他倆雖接受系統的思想學習，他倆所看到的事物經過內心的思維後，發現自己畢竟是人，我阿叔在信中這樣說；有一晚，他的良心思潮湧現，自己不斷的流淚，房間中適逢只有他自己一人，於是關起門來，向着他秘密藏在身上的護身佛像求懺悔，他說那尊佛像由他離家門一直到好景市都是帶在身上的。每當沒人的時候便跪拜，他的心靈好像有了依靠一樣，一直未為人知。

他倆申請往羊珠市旅行，再申請往龍眼縣一遊，龍眼縣的隔鄰是蘇打埠。他倆來到龍眼縣，想往好景市，當前的現實問題就是經濟，他倆來羊珠市時所帶的款項有限，因受限制。在龍眼縣的人民食堂時，二人非常之徬徨，給坐在隔鄰的小販打扮的男子注意到，他倆以為他是派來的特務來監視他們的行踪，故作鎮定，那個男子先發問，你們是僑生嗎？來此地是否往好景市，我專代人下船，很低聲，你們如有意思，可往紀念公園作散步談話，此地不便，於是他倆便先離開，在公園便遇到那男子，那男子對我阿叔說，這裏沒有錢不要緊，人到了好景市時方才收欸，我阿叔坦誠相告，那男子說分四個月收欸亦可以，每名五千元是好景

市的幣值，我阿叔一時沒有把握，那男子說如要見他，有三個地方可約定時間，說後便匆匆的離開，我阿嬸想來想去，想到好景市有一表姊，聽說環境很好，有一塑膠廠，好景市借錢並不簡單，她是聽人說過的，還是寫信去試一試，可是回信大失所望。我阿叔想起好景市有一庄口，在和平後的時候，是我阿公接濟那個庄口的頭家（東主），於是第二日再又約那個男子，把好景市那庄口的地址告訴他，並寫信去那庄口的頭家（東主）相量，我阿叔和那男子商量價錢，結果他倆一次付清六千元，事情便這樣的決定，那男子第二日回覆地址不錯，不過那庄口的頭家（東主）說要考慮，我阿叔再寫信的再三懇求，說及我阿公在和平後時怎樣的對待他，今日他的兒子有難不肯幫忙，並說到達好景市後會攤還欸項，現時不過是暫借的，並非向他討。不久便有回音，他倆高興到不得了，於是那個男子便再來接頭，叫他倆冷靜，到晚上九時左右便來帶他倆下船，暫時在河邊附近作乘涼的散步狀。時間一到，果然有人來帶他倆下船，是漁船，先教他們認是臨時伙記，先作搬東西，人家沒注意時，便下船中去，到了蘇打埠再換船，是蹲在船倉下面，特別造的暗格，一路平安的到達好景市，因是偷渡，天未亮時在一僻靜的海灘登陸，預先有人來接應，於是便帶人前往收錢。吳小萍：「啊！故事就這樣的完了。」阿紅：「故事太長，我講得亦不大好，我阿叔還有一封信是給我的。」吳小萍：「你阿叔不識你，怎會寫信給你呢？」阿紅：「我是他的姪，不需要識不識，我今日帶來給你們看的。」

姪兒：我寫這信給你，可說我們彼此都無印象，若說有的話，在你的印象中只限於照片和從你父母親的口述中獲悉，若說我對你的印象，就是離家時所看到你小孩子時候，還未懂人事，我離家時的年齡正和你現在的年齡差不多。

在幾個月前，中午放工往午膳的時候，在茶樓遇見阿蘇叔，你是認識他的，我走過去叫他，令他突然呆了半天，才認清是我，他是近幾年作走水買賣，專在好景市買些平貨往南市場賣出，入息相當豐，我便問及家內的近況，知道地址並無變動，急忙的寫信給你父親。令我最哀傷的是阿公和阿媽都過身去。祖母更爲

你阿叔憂慮過度，而離開這個世界，聞後痛哭幾日，健在不聽命雙親，過後才知傷心，任何物質都沒法填補內心創傷的裂痕。

我今日特別寫這信給你。就是叫你不要學你阿叔當年的所作所爲，每一個青年，同一時期，都是相同的想法，舉止大多是一律化。因爲青年的熱血使他的想像飛馳，不顧一切的盲目向前，青年大多數是向外擴張的，你阿叔當年亦不例外，一踏上青年的階段，就目空一切，以爲自己了不起，好險生事，想自己創造一番事業，實現自己的理想，結果誤交壞朋友，以至終日賭博，甚少回家，喪失鬥志。後再誤入圈套，而拿美麗的理想，去奴役他人的自私自利。我在青年時代對革命，真是出於赤誠，希望自己能夠在人民中獻出自己的一份小小力量。以現在的年齡眼光看穿了，才知受騙，已經太遲。

姪兒：你勿以爲他們打倒封建和專制是真的，他們現在所行的是新封建和新專制，比舊的封建和專制時代來得更慘，他們的宣傳就像下面所說的事物一樣；你阿叔到了好景市之後，看到報紙發現假的拔蘭地酒，初時覺得很奇怪，因爲在南市價錢很便宜，好景市入口稅很重，變成不便宜，原來那些較小型的士多有賣的酒，外表美觀和真的一樣，當你誤買下來飲時，雙眼變盲，因酒內滲雜質。在好景市當工人，每人都有很好的物質享受，還有產業收租，亦學人買賣股票。只要你勤力便有錢，可與資本家同等的享用。故他的理論我現在看來很懷疑，他們所謂的理想祇是現代的神話，北熊國革命了近六十年，經濟上一樣很差，她國家的產品會來好景市推銷，但比不上人家樣品好，以後再沒有北熊國的貨物出現。

姪兒：我這信給你，希望你的思想對事物有所認識，藉我過往的經歷，給你有所警惕，才不致陷入深泥，幸福是自己創造的，應切切緊記，勿誤前程，餘容後叙。

祝你

幸福

叔 字 某月某日

（完）



香港能仁書院詩課

深秋時節鄉村過 但見農家收割忙

有懷故人

揮手江干別 回頭漫四年  
知君壇坫上 處處結文緣

秋 郊

王道頤

秋光淡淡雲煙薄 柳似蛾眉半縷嬌  
楓徑松泉饒逸興 登臨何碍沈郎腰

有懷故人

海再驚秋盡 誰憐雁脫羣  
思鄉頻墮淚 有夢但逢君

有懷故人

李智文

捧誦南華一頁香 低徊大句說無常  
縱然得失雞蟲似 畢竟吾人要自強

香江夜色

山海樓台繞 華燈遠近明  
東方珠燦燦 端不負嘉名

香江夜色

尹西明

明月無雲夜 華燈照耀開  
憑欄山海眺 遮莫上瑤臺

秋 郊

嶺上遙看過雁鴻 湖煙萬頃繞梧桐  
涼風十里秋郊路 賞邊山花寂寞紅

香江夜色

梁家聲

明珠美譽占東方 奪目霓虹萬盞光  
倒影水中看不盡 如蛇燈火燒山崗

有懷故人

雙魚遠至解離憂 羨煞逍遙萬里遊  
領畧芸香不釋卷 從知百尺進竿頭

香江夜色

古健淳

夜色香江好 東方享美名  
霓虹山海照 半島盡光明

秋 郊

落葉知秋到 郊車似水流  
農人收割後 意得自悠悠

有懷故人

曾德焯

夜雨侵幃思悄然 飛鷺聒耳未成眠  
愆期却怪芸窗侶 細卜鑿花又一年

秋 郊

潘立民

海島山巔綠 秋光豁素襟  
行行忘遠近 不覺日西沉

香江夜色

霓虹遠近環山海 正是華燈初上時  
美號明珠真不忝 目迷五色更參差

秋 郊

葉惠冰

秋山黃葉落 海氣更清新  
擾折一枝桂 殷勤贈故人

有懷故人

當日銷魂醉別筵 送君南浦路迢迢  
杳無魚雁添愁緒 有夢相逢記昨宵

秋 郊

荃灣秋色淡 習靜訪禪房  
不覺鐘聲晚 漫山落葉黃

香江夜色

香江夜色燦金銀 倒影波光幻亦真  
倘向石排灣畔過 星星漁火更撩人

秋 郊

岑詠芳

秋高雲淡愛登山 又泛扁舟水一灣  
酒醒驚看黃葉落 低徊籬畔不知還

有懷故人

去年明月夜 把袂醉東風  
此際嬋娟滿 徒歌千里同

秋 郊

林欣霞

日麗晴空黃葉落 獨行山徑繞羊腸

# 大尖山記勝

呂清泉

郊遊，是大家新樂道的一種正當娛樂，因它能使人們在大自然的懷抱裡，拋開一切煩惱，靜靜地享受，也可儘情的歡笑，讓笑聲與山野相柔和。尤其當你依偎在不知名的樹下！或躺在草原上的時候，您可凝望白雲，輕輕細訴，或偶哼一首您最喜歡的曲子，您說，陶醉在這種詩情畫意的仙境裡，還有什麼比這種更享受的呢？我是一個喜歡遊山玩水的人，每逢假日就與班上同學結隊成伍，尋幽覽勝，某日偕友遊於大尖山，景美如畫，遊後頗感韻味無窮！

大尖山位於台灣台北縣汐止鎮的東南方，這座山高達八百餘公尺，是汐止鎮群巒的最高峯，顧名思義，因山勢尖聳，削壁巖崖，故名大尖山。從汐止火車站下車，向正南方走約五分鐘後，再折向東南走約十幾分鐘，便可看到山腳下的靜修禪院，順右側的山路上去，即到達座落在山麓的慈航堂，這座紀念堂早在十餘年前，就馳名東南亞各國。它是為紀念一代大師慈航菩薩在世的偉大精神而建造的。寺內供奉慈師不爛肉身，盤膝而坐，法相莊嚴慈藹。佛龕兩旁木柱寫着：「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裏面顯得異常肅靜。每逢假期，到此瞻禮菩薩肉身之善男信女，絡繹不絕，大家都是仰名崇德而來的。記得小時候會聽老前輩說過關於慈航大師在世時的故事

，據說他的道行高深，辯才無碍，閱讀藏經，可一目十行，且閱後能牢記於心，然後再加以融會貫通，傳授於學子，真是不可思議，他為教不遺餘力，其對佛教之貢獻可想而知。在慈航堂的旁邊還有花園、小橋、池塘，四周花草林立，環境雅靜。

堂側有曲徑通往大尖山。兩旁長滿著無名的花卉，有的盛開著鮮艷的花朵，有的含苞待放，似乎在向遊客賣弄豐姿。再走片刻，有巨石小洞，右側則為懸崖深谷，吶喊迴音清晰。繼續向前走，便抵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的秀峯瀑布，其風光之綺麗與景物的清新，真令人心曠神怡。望著兩旁青山，加上白色水絲，更襯出大自然的壯美，且讓雙腳浸在清澈的水中，倚臥在那大石旁，聆聽流水潺潺聲，靜靜地欣賞、享受，此時恍如置身仙境。

走出瀑布地，又現出不同之畫面，在這崎嶇不平的小道上，深林密著，別有天地。越過此處，便是這座山之最高峯，由此遠眺，阡陌縱橫，台北盆地及淡水河，歷歷在目，蔚為奇觀，此種大自然之勝景，令人為之心花怒放。

夕陽西下時，雲邊斜照著金黃的繽紛，我們帶著愉快的心情，哼着歌曲，踏上了歸程，時街燈已齊亮矣。

## 內明月刊收支報告

### 一、收入

上期結存 五六八·四〇元  
本期捐款 二、五五〇·〇〇元  
總計收入 三、一一八·四〇元

### 二、支出

第24期印刷費 二、二六五·八〇元  
第24期郵寄費 二七七·四五元  
第24期雜費 三五〇·〇〇元  
總計支出 二、八九三·二五元

### 三、結存

收入支出相抵結存 二二五·一五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一九七四、三、卅一日

## 捐款鳴謝

佛教慈濟中醫贈診所 港幣五〇·〇〇元  
妙法寺有限公司 港幣二、五〇〇·〇〇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一九七四、三、卅一日

# 佛教慈濟中醫贈診所

## 一九七三年度收支概况

本所藥師吉祥會董事鑒於貧病者求施醫藥與日俱增乃建議勸募基金始能繼續善舉熱誠盛德永銘大眾心版謹將捐款芳名錄刊尙望慈善家當仁不讓源源慨助爲感。

### ▲一九七三年度樂助贈藥基金芳名 (下列一律以港幣計)

- 郭兄弟有限公司 二千元正
- 吳人俊居士經捐、自捐 一千五百四十六元五角正
- 郭鄭真如居士 一千五百元正
- 繼慈法師經捐、自捐 一千四百三十六元正
- 伍佩琳居士 七百五十八元三角正
- 遠行法師經捐、自捐 六百二十八元八角五分
- 連心聯居士經捐、自捐 六百元正
- 郭陳祥如居士 郭孔榕居士 郭秋華居士
- 郭鶴舉居士 郭鶴年居士 郭梅儀居士
- 以上每位五百元正
- 黃慧清居士 吳南英居士 劉亞保居士
- 周善華居士 雲碧如居士 菩提學院 桑蓮姑居士
- 以上每位三百元正
- 潘慧志居士 二百八十二元五角
- 黃慧珠居士 二百五十三元四角五分(以上妙峯法師經手)
- 張保光居士 二百零一元正 周淑荃居士 二百元正
- 菩提蘭若 一百九十七元五角正
- 王湯慧英居士 一百七十四元七角五分
- 陳彥如居士 一百五十一元九角
- 美國研究會 一百零一元零五仙
- 廣義法師 蔡崇煥居士 李淑珍居士 林妙仙居士
- 以上每位一百元正
- 慧圓法師五 十八元七角五分 羅仕彩居士 四十元四角五分
- 文智順居士 三十九元一角正 湯月雲居士 一十九元五角五分

### ▲一九七三年度樂捐救濟貧窮費用項目及樂助者芳名：

發心捐款者芳名：

- 衆 弟 子 四千五百元正
- 郭鄭真如居士 二千元正 郭陳祥如居士 一千元正
- 楊成禮堂 七百七十五元正 譚楊燕妮合家 二百元正
- 葉楊燕佳居士 一百元正 陳覺慧居士 一百元正
- 陸子常居士 五十元正 劉衢孫居士 一十元正
- 王弄書居士遺租 一千五百一十九元七角正
- 以上共來一萬零二百五十四元七角正

### ▲幫助學費及書本費

- 伍立成、陳淑芬、梁偉田、梁金鳳、張英、伍月娥、
- 溫芬、李銓、盧輝、陳振成、梁楚群、盧瓊。
- 以上中學學費 幼稚園學費及書簿費
- 共付二千八百八十一元三角

### ▲救濟貧苦殘廢家庭補助受惠者姓名：

- 潘德賢、韓和、陳蝶、朱六姑、李蓮、何超、
- 陳輝、林兆、楊景良、關和英、李鑽、羅嬌、
- 杜添、黃來耳、林美好、鄭文子、馮靜儀、梁美、
- 林嬋、陳淑英、林德興、劉榮。
- 以上補助老弱殘廢 共付四千九百六十元正
- 總收入一萬零二百五十四元七角
- 總付出七千八百四十一元三角
- 比對除外存二千四百一十三元四角

### 藥師吉祥會第十二屆會董惠贈一九七三年度藥費及贈診施藥人數：

- 愍生法師向劉慈安居士捐 二千五百元正
- 莊志揚居士 二千元正
- 無名氏 一千八百二十九元三角正
- 海仁法師 九百元正
- 慧瑩法師自捐、經捐 九百元正
- 楊鄧淨德居士自捐、經捐 六百二十五元正
- 金山法師自捐、經捐 五百五十六元正
- 亞公合家 五百五十二元正
- 楊成禮堂 五百元正
- 賢德法師自捐、經捐 四百八十五元正
- 賢光法師自捐、經捐 四百七十七元正
- 繼航法師自捐、經捐 四百一十元正

本幻法師自捐、經捐

陸子常居士

衛性緣居士

吳覺麗居士自捐、經捐

洗塵法師、性智法師、志蓮淨苑、伍佩榮居士、元果法師、

覺能法師、慈航淨苑、黃道衛居士、慈祥法師、品修法師、

陳妙潔居士。

以上每位各三百元正

李梁佩芳居士自捐、經

等慈法師 二百零二元

修宗法師、翠林洞合衆、李寬慧居士、謝道蓮居士、陳鄭清居士。

士。

以上每位各二百元正

瑞融法師 一百七十一元一角正

宗寶法師、瑞通法師、宏賢法師、培德法師、知明法師、寬德

法師、黃鳳翎居士、梁心嚴居士、梁兆佳居士、岑愛群居士、

陳覺慧居士、羅建輝居士、許瑞英居士、陳秀容居士、李榮傑

居士、雷覺坤居士、劉寬柱居士、鍾妹居士、譚楊燕珺合家、

葉楊燕佳合家、陳劉美容居士、劉宅。

以上每位各一百元正

香海蓮社合衆

佛弟子

常了法師

寬如、榮法師、佛明法師、瑞洪法師、瑞如法師、淨愛法師、

淨敏法師、了通法師、何壽康居士、高巧千居士、馮善居士、

李坤居士、傅笑媚居士、蘇啓成啓德居士、佛弟子、象弟子。

以上每位各五十元正

陳美珍居士

眞明法師、宏道法師、瑞覺法師、寬道法師、梁德莊居士、

梁淨擷居士、徐瑞蘭居士、麥維明居士、鄭太。

以上每位各三十元正

弘智法師、瑞圓法師、知樂法師、知修法師、普航法師、慶嚴

法師、淨紹法師、靈華法師、楊英錫合家、陳善祿居士、杜惠

康居士、杜惠英居士、姚等基居士、李廣守居士、杜惠芳居士

、梁廷榮居士、藍淑文居士、杜惠強居士、洪偉裕居士、亞華居士、杜惠建居士。

以上每位各二十元正

隆清法師、了脫法師、塵修法師、德儀法師、德柔法師、德雯

法師、夏惟沃居士、郭瑞峯居士、楊佩鈺居士、梁天池天賜居

士、羅蟬居士、蕭炎光居士、李旺友居士、謝隆照居士、曾國

源居士、李麗園居士、婉姑。

以上每位各十元

德賢法師、騰性法師、張志豪居士、張牡丹居士、林遠謀居士

、葉姑、劉衢孫居士。

以上每位各五元正

總計收入二萬二千六百六十七元六角正

支付正、分所贈藥一萬八千四百九十四元正

全年購丸、散、成藥、針灸、艾條。計三千零零九元六角

比對外存港幣一千一百六十四元

▲一九七三年度年支付施醫人數贈藥金額如下：

月份	正、分所贈醫人數	贈藥劑數	支	付	金額
一	三千六百七十三人	四百八十三劑	一千五百一十八元二角		
二	三千二百八十八人	四百七十一劑	一千三百六十五元八角		
三	三千三百〇二人	四百四十四劑	一千五百八十五元八角		
四	三千三百一十六人	四百三十二劑	一千三百四十一元二角		
五	三千〇一十一人	四百一十九劑	一千四百零零二元一角		
六	二千八百七十人	四百二十五劑	一千四百二十一元八角		
七	二千五百三十三人	三百六十五劑	一千四百六十五元八角		
八	二千三百九十八人	三百五十九劑	一千六百五十二元六角		
九	二千四百八十五人	三百六十劑	一千六百四十九元六角		
十	三千一百〇九人	三百五十七劑	一千六百四十四元零六角		
十一	三千三百八十四人	三百七十一劑	一千七百二十六元二角		
十二	三千二百七十一人	三百六十七劑	一千七百二十六元二角		

佛教慈善醫務所

正所：九龍慈雲山第九座三至四號地下

電話：三一一二 一六九 九七

分所：九龍新蒲崗寶興大廈三樓 201 室

電話：三一一二 一三五 七三

# 內明通訊

，凡作文化工者，人人均有此感也，前與會機法師約，每期寄五份，除一冊航寄，餘由海郵。廿三、廿四各收一份，海郵四份，如已寄出即請作罷，否則即請由海郵各寄四份，以應所需。即頌  
編祺

敏智頂禮

七四年、三、十六

敏智法師慈鑒：

三月十六日手示拜悉，承蒙 指正，感激莫名！內明稿件忙中疏漏，深感歉疚，尚祈 曲諒。今後當儘量小心校對，以臻理想之境。沈家楨居士之「讀大般若經句」和詩，因上期稿擠，所以才拖宕本期刊出，希作者原諒！所囑補寄之海運本，已如數寄出，請查收。

耑此奉覆，并請

法安

後學惟誠頂禮

七四、三、廿八

超定法師大鑒：

久未函候，不知師何日歸？但盼回國一談，邇來在家埋頭寫「正本清源論」，近期無暇為貴刊撰稿，希諒！現已寫出二萬餘言；共計六章，約六萬餘言；現第三章將寫完，一、二章已經打字油印，付郵一份，請予斧正發表，愚以為辯論性的文章，只要言之有物，信而有徵，不節外生枝，亦不潑婦罵街式的作人身攻訞，均可

刊登；因為一種辯論性的文章，只要編者把握得住，處理得當，不為勢屈，不送人情，不但能為讀者所歡迎，且更可提高刊物水準。拙文貴刊若登，余則打算不在別家發表。若不登，煩即退回是盼！因為此是修正本，師有意見，可以簽註。二十三期請再海寄三份，無任感荷！回信時請示歸期。

此請

法安

三寶弟子 趙亮杰頂禮

亮杰居士慧鑒：

超定法師已於月前離港返台，大函照信封所囑由本社編輯部折閱。大作：「正本清源論」一文，理論正確，結構完美，是一篇具有份量的佳作；本刊擬於下期刊登，以饗讀者。今後仍祈本於過去對本刊的熱衷與愛護，繼續惠賜稿件。以光篇幅。

耑此奉復，並頌

文祺

編者覆 一九七四，三，廿九

惟誠法師：

內明月刊得

座下主編至佩賢勞，本期拙稿只錯一標點符號，至為難得，茲附上同學們詩學習作至希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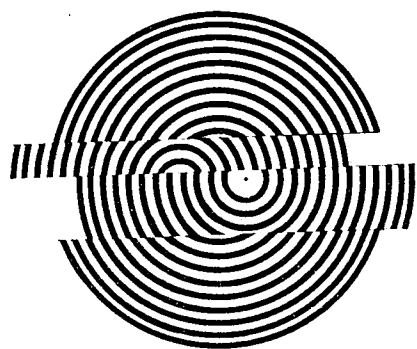
神發表，先此布達，容謀良晤。即頌  
法安

余少颯 三、廿一、

惟誠法師：

內明二十四期收到，見詩稿已刊出，唯沈家楨居士讀大般若句及顧一樵的五言詩未見刊出，似覺美中不足，若無前文，我與趙會珏教授和詩由何處來，大有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之嫌，能否請法師在內明廿五期補登，以完全璧，不知法師以為然否？致

洗公函短短數字錯字五個，宏揚法紀「紀」應改「化」，近日啓樵「啓」應改「一」，趙會珏、珏應改「珏」，據今乃「據云」也，今應改「云」，如何句「何」應改「幻」，和詩萬象春回日照林，象應改「象」，敬和顧一樵，雄應改「樵」。編輯刊物至為辛苦，文化工作，喫力不討好



## 教界簡訊

### 香港佛教僧伽會例年舉辦

### 剃度大會暨青年夏令營

###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本刊特訊)香港佛教僧伽會舉辦的七四年度第四屆剃度傳法大會，訂於國曆七月二十一日(農曆六月三日)舉行，佛教青少年夏令營亦定於七月二十日(農曆六月二日)舉行，地點均在弘法精舍。

香港佛教僧伽會會長釋洗塵老法師，自創辦剃度大會暨佛教青少年夏令營以來，使本港佛教欣欣向榮，貢獻至巨。

此次剃度傳法大會，和往年一樣，分長、短期兩種，受三壇大戒，男眾可參加長期或短期(短期出家七天)，女眾只准參加長期，歡迎各界踴躍報名參加，居住海外者，請提早來函報名，並填具履歷表乙份，俾便申辦本港入境手續。來函請寄：「香港新界荃灣青山道九咪半弘法精舍剃度大會報名處收」即可。

### 香港佛聯會清明法會啟壇

### 道源長老高德高僧主持剪綵

(本刊特訊)香港佛教聯合會啟建清明法會，四月五日上午九時卅分，在深水埗長發街佛教大雄中學舉行開幕典禮，蒞會者有本港諸山長老，泰國、越南、新加坡、韓國、日本、印尼、台灣等地來港法師及佛教四眾達數千人。



淨灑壇繞後綵剪長老山諸

、慈祥法師，繼航法師、韓國朴清霞法師、越南植曇法師、世界佛教友誼總會副會長畢俊輝校長、東華三院癸丑年主席雷治強等主持剪綵，洒淨啟壇由參與法會數百高德僧尼繞場洒淨，誦經禮佛。覺光會長於洒淨儀式中並致詞申述啟建法會意義，籲請佛教四眾同人支持此一廣大功德，以發展佛教福利工作。

佛聯法會設有九壇場：大壇(永惺法師)，大悲壇(源慧法師，智慧法師，寶蓮寺各位大德)，藥師壇(寶燈法師)，金剛壇(應成法師，蓮舟法師)，水懺壇(融靈法師)，淨土壇(誠明法師)，法華壇(慈祥法師)，報恩壇(繼航法師，密宗壇(格賴達吉老活佛)，各壇均將一連多天，至四月十一日止，誦經禮懺，迴向世界和平，人民安樂，風調雨順，四季吉祥，會場並有附薦壇及延生堂，專為各界善信薦度先人，以盡孝思，及延生植福，消災解難，歡迎各界人士隨喜結緣。

### 佛聯會紀念筏可大和尚

又：佛聯會以農曆三月十五日為前會長筏可大和尚圓寂三週年，適值法會期中，為紀念前賢尊宿，經照往年供設筏老蓮位，農曆十四日上午十時半，在該會大壇普佛上供迴向紀念，通告全體四眾參加，同申崇敬。

### 南洋大學訪問團訪問佛教機構

(本刊特訊)南洋大學佛教研究會訪問團，前日下午八時，乘機抵港訪問，到機場接機者有佛教聯合會董事及佛教青少年團總幹事崔沛流，高勵節，戴宙明，委員張鴻發，楊燕玲，方滿錦，凌榮添，果德法師等。

四月五日上午九時，領隊畢俊輝，溫健驊，

典禮開始，全體齊集大壇，佛聯會會長覺光法師，副會長黃允叡居士，陪同主禮人道源老法師晉場，與各位大德：洗塵法師、大光法師、壇主永惺法師、源慧法師、寶燈法師、應成法師、融靈法師，格賴達吉活佛、明珠活佛、誠明法師



團長畢智華，柯育武領導團員李和順，張惠玉，陳文鴻，陳嗣開，許樹華，陳伍第，鄭明杉，韓勝疇，王麗輝，梁華柳等十八人，參加香港佛教聯合會清明法會開幕典禮，由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黃允畋居士及洗塵法師，大光法師接見，勗勉該團學生，作為佛教青年的一代，需努力溝通佛學文化之交流。

領隊畢俊輝致答詞，團長畢智華致謝詞，致送紀念品後，由佛教青年團員陪同參觀佛教陳式欽學校，能仁書院，佛教醫院，黃鳳翎中學，黃焯菴小學，寶覺女子職業中學，香港大學及本港各名勝區，該團將繼續在港逗留，訪問其他佛教機構。

## 道老講經 法緣殊勝

(本刊訊)台灣佛教長老道源老法師，自農曆正月十三日應香港中華佛教圖書館館長暢懷法師恭聘來港後，同月十六日起，先後在：中華佛教圖書館講「大乘起信論」三週，佛教聯合會講「西方法緣問解」三天，法華精舍講「妙法蓮華經，觀音菩薩普門品」一週，華嚴蓮社講「印光法師文鈔菁華錄」一週，弘化蓮社講「勸發菩提心文」一週，法喜蓮社講「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五日。嗣後主持香海蓮社半春園「觀音佛七」及開示。農曆三月十二日起在妙法精舍講「大佛頂首楞嚴經四種決定清淨明誨」六日。翌日隨喜參加本港佛教會舉辦一年一度的「清明思親法會」開幕典禮。再應菩提佛學會之請，前往講述「淨土經論摘要」一週後返台。

道源老法師現雖已屆古稀之年，但仍不忘弘法利生之務，此次來港大弘法教，因闢法而販者不下五百餘人，所到之處，縑雲集，可謂法緣

殊勝。



道源老法師在觀音七七中開示

## 世界佛教友誼會訪問 般若安老院及慈光診所

(本刊訊)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區總會，每年均有派出代表，到各佛教慈善團體，慰問年老人、和失去父母之孤兒，作親善聯誼之舉。今年則訪問沙田般若精舍安老院。上月三日由秘書長高永霄領隊，聯同董事社友多人，於早十時許抵院。由院主任性智尼師出迎；且由精舍當家帶領參觀該精舍所辦之社會福利事工，計有：慈光西醫贈診所及蓮友骨灰藏存室等。該安老院現收容老婦一百餘人，衣食供應無缺，並經常有西醫照料。平時均有念經拜佛，修心養性，以陶冶性

情。因此，精神愉快，歡度其安樂餘年。慈光西醫贈診所，每星期開診三天，祇收掛號費數元，餘皆免費。經費由善長文持，聘名西醫任診席。故附近鄉人，皆蒙其惠，受診者均告妙手回春。隨後，並參觀該舍之大雄寶殿及最近落成之宏賢紀念堂，堂中陳列宏賢師生西火葬後所遺留之五色舍利，蔚為奇觀，參觀者誠眼福不淺云。

## 能仁書院新校舍

### 已開始啓用

(本刊訊)香港能仁書院自建荔枝角道三二五—三二九號之新校舍，早經落成，各項設備系統亦告完竣，大專部各學系暨大學預科，於本年三月十八日遷移上址辦公、上課，原有醫局街一七六一—一七八號校舍，則繼續用以辦理香港佛教英文中學，並自即日起接受一九七四—七五年度英中一新生入學申請云。

## 林議長製銀鏡

### 呈獻印順老法師

(本刊台北訊)台北市議會議長、大同公司董事長林挺生先生之封翁(林焜灶老居士)及其太夫人，生前均係皈依印順老法師。近林議長欣悉印公以近著「中國禪宗史」一書，榮獲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特恭製直徑約一尺餘之銀質大圓鏡一面，正面直書「佛門之光」四字，於三月十五日，親自携往台北市慧日講堂，呈獻印順老法師，以示誠敬。在場觀禮者，有佛教四眾弟子及林氏親友等數十人。大眾均以：此固由於印老德學之感召，而林議長亦「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典禮在歡悅聲中圓滿結束云。

# 梵文學習法

淨海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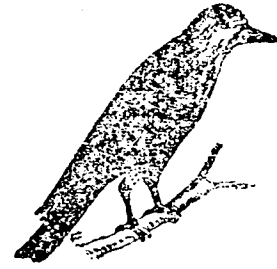
## 第十課 動詞

— 第六類動詞變化 / 名詞格、呼格的用法 —

### 50 課前文例：



कुसुमम्  
kusumam  
花



काकः  
kākaḥ  
烏鴉

A कराभ्यां जलं स्पृशसि ।  
रत्नानि विन्दति ।  
अनिलो वृक्षान् लुम्पति ।

करेण दासं तुदसि ।  
जलेन कुसुमानि सिञ्चामः ।  
चन्द्रं बालेभ्यो दिशन्ति ॥

B काकः शाखायाम् उपविशति । स दिवा आकाशे डयते,  
नक्तं नीडे वसति । लतासु कुसुमानि विकसन्ति । वयं तरुषु  
फलानि पश्यामः । समुद्रे रत्नानि जायन्ते । नराः भूमौ वसन्ति ।  
देवाः स्वर्गे तिष्ठन्ति ॥

(羅馬)

A karābhyāṃ jalam spr̥śasi / kareṇa dāsaṃ tudasi /  
ratnāni vindati / jalena kusumāni siñcāmaḥ /  
anilo vṛkṣān lumpati / candraṃ bālebhya diśanti //

B kākaḥ śākhāyām upaviśati / sa divā ākāśe ḍayate,  
naktaṃ nīḍe vasati / latāsu kusumāni vikasanti / vyaṃ  
taruṣu phalāni paśyāmaḥ / samudre ratnāni jāyante /  
narāḥ bhūmau vasanti / devāḥ svarge tiṣṭhanti //

(中譯)

A 你以双手洒水。  
他發見寶石。  
風吹折諸樹木。

你以手打僕人。  
我們以水澆眾花。  
他們對孩子們指示月亮。

(37)

B 烏鴉棲息在樹枝上。牠白天在空中飛翔,夜間在巢裡。諸花開在(諸)蔓藤的地方。在(諸)樹木的地方我們看到(諸)葉子。殼室生處在海洋裡。人們住在地上。諸神居於天堂。

### 51 第六類動詞變化 (तुदादि tudādi; 6th conjugation)

現在式主動態用例如下:

तुद् tud 壓,刺 (तुद् tud 等群, 加 अ a 語幹)

主動態 (p. ; active voice)

	單 sg.	雙 du.	複 pl.
第一人称	तुद् + अ + मि = तुदामि tud + a + mi = tudāmi	तुदावः tudāvaḥ	तुदामः tudāmaḥ
第二人称	तुदसि tudasi	तुदथः tudathaḥ	तुदथ tudatha
第三人称	तुदति tudati	तुदतः tudataḥ	तुदन्ति tudanti

說明:

1. 第六類動詞變化 (तुद् tud 等群) 現在式、主動態, 用例都如上表。
2. 第六類動詞變化, 語根母音, 不須進為強音 (gūṇa)。
3. 加接 अ a 語幹, 語幹後再加接動詞語尾。
4. 在第一人称 म् m 及 व् v 之前, 短音 अ a 變為長音 आ ā。
5. 其他規則同第一類動詞變化 (見 11, 12)。

### 52 第六類不規則動詞:

कृत् (कृन्तति) kṛt (kṛntati) 切割, 割  
मुच् (मुचति) muc (muñcati) 解脫, 放  
लुप् (लुपति) lup (lumpati) 破, 壞, 碎  
लिप् (लिपति) lip (limpati) 塗, 染, 著

विद् (विन्दति) vid (vindati) 發見  
सिच् (सिचति) sic (siñcati) 潑, 洒  
इष् (इच्छति) iṣ (icchati) 希求  
प्रच्छ (पृच्छति) pracch (pṛcchati)

問, 問訊, 諮詢; 啟白

### 53 名詞位格的用法 (Locative case):

(1) 表示地方, 場所, 位置:

उद्याने क्रीडामि । udyāne kṛīḍāmi / 我在公園裡遊戲。

तरुषु । taruṣu / 在(諸)樹木中。

(2) 表示時間:

ग्रीष्मे । grīṣme / 在夏天。

(3) 表示移動: (如動詞落, 安置, 投擲, 送, 進入...)

वृक्षो ह्रदे पतति । vṛkṣo hrade patati / (那) 樹倒入湖中 (樹落入湖中)。

(請參考 37)

(4) 說明 "關於, 至於" 等:



香港佛教聯合會甲寅年清明思親法會開幕剪綵

一九七四、四、五、